



能改齋漫錄卷之五

公襲

一擲賭乾坤

臨川吳

曾

虎臣

纂



韓退之鴻溝詩云真成一擲賭乾坤蓋用李太白詩
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

故鄉二十五長亭

杜牧之齊安城樓詩嗚咽江樓角一聲微陽歛落
寒汀不用憑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蓋用李太
白淮陰書懷詩沙墩至梁苑曰十五長亭

白劉二詩俱佳
然白詩更覺自
然雄渾

野火燒不盡
白樂天以詩謂顧况喜其咸陽原上草詩云野火
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余以為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
青之句語簡而意盡

花冥冥

元微之憶雲之詩云奇樹花冥冥蓋本杜詩樹攬離
思花冥冥也而常蘇州亦有冥冥花正開東方欲曙
花冥冥之句

但令在舍貧相對

王建遠將歸云但令在舍相對貧不向天涯金逸身

我語更佳

戎昱長安秋夕詩云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建蓋
用昱語耳昱德宗建中時人建文宗太和中人

桃花亂落如紅雨

李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
禹錫詩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落繁英墜紅雨劉李

同出一時決非相為剽竊

目極千里傷春心

陸士衡樂府游客春芳林春芳傷客心杜子美花近

高樓傷客心皆本屈原目極千里傷春心云云

魚梁渡口爭渡喧

杜句何等鍛煉
惟本屈原目極
用王粲登樓表故
意以深厚

岑參巴南舟中夜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
蓋用孟浩然詩耳浩然有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
鍾晝已昏魚梁渡頭爭渡喧

多病故人疎

唐包佶嶺下卧疾寄劉長卿詩云唯有貧兼病能令
親愛疎蓋用孟浩然多病故人疎與杜子美故知貧
病人須棄能使常即跡也疎

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

潘子貞詩話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船如天
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杜子美詩云春水船

杜句意更足

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余以雲
卿之詩蓋源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
在鏡中游之句然李白入青溪山詩亦云人行明鏡
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

休信如鶯語丁寧

唐楊巨源早春詩云馬蹄經歷應須遍鶯語丁寧已
怪遲蓋効杜子美所謂莫遣花開深造次便覺鶯語

太丁寧

唐章孝標八月詩云徙倚仙居遠翠樓分明宮漏靜
幾處笙歌幾處愁

周詩更清雋

兼秋長安夜二家二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唐裴交泰
長門怨詩云自閉長門經几秋羅衣濕盡淚還流一
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管北宮愁與前詩絕相類

朴詩晚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
唐李嘉祐春思詩清明桑葉少穀雨杏花稀乃悟周

杜牧之詩經冬野菜青之色未臘山梅樹二花許渾

詩未臘梅先寔經春草自薰渾雖用牧意然終不能
及也

庭中花照眼

梁武帝春歌曰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
此情來不自限乃悟杜子美詩花枝照眼句還成之

潘子真詩話云杜牧之題李西平宅云投圖黃石老

學劍白猿翁庾信作宇文盛墓誌所謂投圖黃石不

無師表學劍白猿遂傳風肯然余讀李太白贈宋中
丞詩云白猿慙劍術黃石借兵符則太白亦嘗用之

矣

還山弄明月

東坡慶州八鏡圖回峯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
誰向空中弄明月中山木客解吟詩徐鼎臣搜神記
云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採木者食木實遂得不絕
時就民間飲酒為詩一章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
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東坡蓋用此也然唐劉
長卿有龍門八詠其七渡水詩云日暮下山來千山
暮鍾發不如波上棹還弄山中月伊水連白雲東南
遠明滅乃知還山弄明月唐人已言之矣
退之全用列子文

韓退之雜詩說云昔之聖人困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
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
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
美而狠者其面則人其心則禽獸又焉可謂之人耶
余按列子稱包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
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商桀
紂魯威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
衆人守一以求至智未可凡也迺知退之全用此

文辭
怨殺人
...

唐朱放送魏枝書詩云長恨江南足別離几回相送
復相隨楊花撩亂撲流水愁殺行人知不知李益隋
堤詩云碧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苑已成塵行時莫
上長堤望吹起楊花愁殺人李蓋學朱也然二詩皆
佳
余詩詠婦人多以歌舞為稱梁元帝妓應令
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為稱梁元帝妓應令
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
姬奏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
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弘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回

雲分歌共落塵陳應鏗司空宅詠妓詩云鶯蹄歌扇
後花落舞衫前陳劉剛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
溪更信和趙王看妓詩云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
江揔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
夜聞隣妓詩云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李元操
春園听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
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人
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者七以歌
扇對舞衣者亦七雖相公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
也杜子美取以為艷曲云清江歌扇底野曠舞衣

前詩士美詩云無窮事有限身

花應解笑人無窮事有限身應

唐李敬方歡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應

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無窮事有限身若非

盃酒裏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月

來漸老逢春能几回莫悲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

限盃二詩雖相公而杜則尤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

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敬方云

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

張說有深度驛詩云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杜子

張句工妙杜尤

起卓

美用其意見於客夜篇云入簾殘月影高枕聽江聲

雞三號

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蓋雞必三號而後天曉耳

故杜子美雞詩亦云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

獨鵲裊庭柯

錢內翰希白晝景詩雙蜻上簾額獨鵲裊庭柯裊字

最其所用意處也然常蘇州聽鶯曲云有時斷續所

不子飛去花枝猶裊趙嘏詩云語風雙燕立裊樹

百勞飛錢意常趙已先用張文潛亦有啄雀踏枝飛

尚裊之句

尚書之兩蝸角

白樂天云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
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蝸兩
角古今興廢貉同丘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
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兩蝸角險阻艱難一酒
盃洪龜父云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鯨背

大槐宮作對而蝸角
皆豪而氣雄

誰謂天地寬

孟東野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吳處厚以渠器量
褊窄言乃尔余以東野取法杜子美每愁悔吝生如
覺天地窄之句

韓退之春雪詩

韓退之春雪詩拂花輕尚起落地暖初消秦韜玉雪
詩云片綫落地輕：陷力不禁風旋：消王定民雪
詩天邊密勢來猶濕地上微和積易消

韓更體物精
細

坡仙後更甚

物次起曠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
者怨若使人人禱輒應造物應須日千變張文潜用
其意別為一詩云山邊半夜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
穫雨多瀟灑之蚕簇寒蚕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
多怨天公供而良獨難

談何容易溫知麥安
寒張文潜待素本此但
上二句欠一麥字似收獲為
獲稻非麥月矣此亦作詩
終病不可不知東坡用耕田
字則兩列不言麥而麥可知此權鍾也

天北極殿中間

王直方詩話記徐師川紫宸早朝詩內一聯云黃氣

遠臨天北極紫宸位在殿中央以余觀之迺全是杜

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一聯也

飛鳥外夕陽西

張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蓋

用即士元送楊中丞和番詩耳即詩云河流飛鳥外

雪嶺大荒西

韓退之喜雪詩

韓退之喜雪敵裴尚書詩云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

半山句可怪脫

胎換骨之妙

窺又云氣嚴當酒暖酒密聽窻知荆公全用以為一

聯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雪屋聽聽知

一樹高花明遠村

田家汨二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

好却將微雨送黃昏鄭毅夫詩也春陰垂野草青

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

生蘇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然皆清絕可愛

石燕泥龍

周庾信喜晴詩已歡無石燕弥欲棄泥龍又初晴詩

云燕燥還為石龍殘更是泥此意凡兩用然前一聯

不及後一聯也乃知杜子美紅飯細啄餘鸚鵡粒碧梧
棲老鳳凰枝幹旋句法所本

春風自是人間客

侯鯖錄載 裕陵喜晏叔原與鄭俠絕句云小白長
紅又滿枝築球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管
繁華得几時然山谷少時有感春詩云風光不長妍
如客暫時寓則晏意山谷已道之矣

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陳輔之詩話記荆公喜王建宮詞樹頭樹底覓殘紅
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

風韓子蒼反其意而作詩送曹亞卿曰劉郎底事去
匆匆花有深情只暫紅弱質未應貪結子細思須恨
五更風

詠叔孫通詩

宋景文詠叔孫通詩云馬上功臣不喜文叔孫繇
彊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
詠叔孫通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亦未絕異時得失
亦頻：一官所買知多少便議先生作聖人其用意

正同今荆公集亦載宋詩非也

唐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麝乃悟山谷
詩河天月暈魚分子欄葉風微鹿養茸所自

亦賦 鱸肥人繪玉柑熟客分金 王杜望入其民意

蘇子美詩笠澤鱸肥人繪玉洞庭柑熟客分金呂吉

父詩魚出清波庖繪玉菊含寒露酒浮金 入之書京

不景文 姬人荐初醞幼子問殘疾不喜文林絲絲

江揔衡州九日詩姬人荐初醞幼子問殘疾故杜子

美取其意以為遣悶云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

傀儡

唐梁銓詠木老詩刺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雀髮與真

同須臾弄罷寂无事還似人生一世中開天傳信記

称明皇還蜀嘗以為誦而非明皇作也觀山谷詩世

間盡被鬼神誤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脚處

從他鼓笛弄浮生盖用銓意也

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

前輩好称僧悟清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為句

意皆新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圓紋出風

急細流翻迤知魚沒浪痕圓所自 首韻點

白鷗鷓鴣飛上越王臺 王曰沈君攸臨水詩云

唐竇鞏有南遊感興詩傷心欲問當時事惟見江流

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蓋用李
太白覽古詩意也李云越王句踐破吳歸義士還家
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意旨深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娟若波浪中

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消去波浪中東坡送

蜀僧詩當時半破峩嵒月還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

同而東坡乃用李白詩

問盡如禪心竟不起

唐僧皎然答李季蘭詩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
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乃悟參寥答杭妓詩禪心

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

兼身主 隔花催喚打魚人

劉貢父詩話載花藥夫人宮詞云厨船進食簇時新

列坐 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

人余觀王建宮詞云御厨進食索時新每到花開固

苦春白日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匠人不惟第一

句同而末章詞意皆相緣以起也

高懷猶有故人知

陳無已有山谷草書絕句當年闕里與論詩歲晚河
山斷夢思妙質不為平世用高懷猶有故人知末後

兩句乃合荆公思王逢原詩妙質不為平世得微言
但有故人知

成臬而年呼五白

杜子美今夕行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臬盧
學者謂杜用劉毅劉裕東府擣蒲事雖杜用此然屈
原招魂已嘗云成臬而年呼五白

寒食疾風甚雨

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
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疲牛綠野深
頃又見周知微詩藁云疾風甚雨悲游子峻嶺崇山

非故鄉張文潛詩云荒山野水非吾土寒食清明似

去年

萬年枝

唐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鴈還繞萬年枝謝元暉

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猷詩萬年枝凝止煙動

百子池邊瑞日長新月詩盧多遜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

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內芳樹萬年

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韓

子蒼冬青詩云離宮見尔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種時

惆悵一株嵐霧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

雜記戚夫人侍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何晏景福
殿賦綴以萬年注引晉宮閣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
四株
東坡吉祥賞花寄陳述古詩云仙花不用剪刀裁國
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
南部新書記嚴憚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犯
一盃盡日問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東坡全用
此兩句也憚字子重能詩與杜牧善
夢中夢身外身

山谷嘗自贊其真曰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
見身外身蓋亦取詩僧淡白寫真詩耳淡白云已覺
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歎余兼尔俱為未了人

兩山排闥送青來

荆公詩云一水護田將綠遠兩山排闥送青來蓋本
五代沈彬詩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群山附郭來彬
又本唐許渾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之句

太液披香

西清詩話記荆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上留珠輦太
液池邊送玉盃都下翌日競以公用柳耆卿詞太液

波翻披香簾捲之語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
披香清歌臨太液乃知上官儀已嘗對之豈始耆卿
耶隋唐信春賦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
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謝惠含桃謝惠茶詩

韓致光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
含桃詩末章云金盞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
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
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著茗暮江寒蒼龍不復
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

本致光而語工

門雀屋烏宣室茂林

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
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向徽宗親題於所御扇然丁
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
吳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
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子美竟無宣
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為嫌者蓋文勢事
情自須如此也

相望落如星辰

王直方詩話謂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月到曉
不收明贈參寥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如星
辰任師中挽詞云相看半作星辰沒可於太白與殘
月而蘇黃門送退翁守懷安亦云我懷同門客勢若
曉天星其後學者尤多用此以上皆王說余按古樂
府徐朝云兩頭纖二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精膈二
膊二鷄初鳴磊二落二向曙星故劉夢得作常處厚
集序亦云古今相望落二然如騎星辰乃知二蘇所
用本古樂府豈直方忘之耶

猿蹄三聲淚沾衣

川峽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蹄三聲淚沾
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衣陳蕭詮夜
猿蹄詩斷章云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故子美詩所
猿寔下三聲淚

一身輕一鳥過

歐陽文忠公詩話陳公時得杜集至蔡都尉自輕一
鳥下脫一字数客補之各云疾落起下終莫能定後
得善本乃是過字其後東坡詩如觀老杜飛鳥句脫字
欲補知無緣山谷詩百年青天過鳥翼東坡詩百年
同過鳥皆從而効之也余見張景陽詩云人生瀛海

內忽如鳥過目則知老杜蓋取諸此况杜又有既柳
少府詩餘生如過鳥又云愁窺高鳥過景陽之詩梁
氏取以入選杜贈驥子詩熟精文選理則其所取亦
自有本矣如贈常左丞詩皆做鮑明遠東武吟主人
且勿喧賤子歌一言然古詠香爐詩四座且勿喧願
听歌一言

牛帶寒鷓過別村

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卧帶得寒鷓兩三歸與東
坡所記蘇叔党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鷓過別
村與張詩相類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鮑慎由荅潘見素詩云學詩比登仙金膏換凡骨蓋
用陳無已荅秦少章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之句

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

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三從樓前
來中有美人淚山谷和荅云熱避惡木陰渴辭盜泉
水曾回勝母車不落抱玉淚晁氏猛虎行壯士
意人生高唐觀有情何能已韓子蒼取其意以代葛
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拖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
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叔孫向有經昭

應溫泉詩云一道泉流遠御溝先皇曾向此中遊雖
然水是无情物也到官前咽不流子蒼末句仍用孫
語入去高系勝而能何指子數十卷地其意何亦當
水曾回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其意何亦當
青箱雜記謂寇萊公少時有詩送人云到海止十里
過山應萬重遂兆晚年之識余以為非是蓋萊公效
子武陵詩耳子別故人云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几重
然國史萊公本傳乃云準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視其
四至云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有云
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豈偶然耶所載與青箱雜

記不同

金鴨無煙却有香

秦少章詩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煙却有香魏道
輔詩博山燒沉水煙燼氣不滅日暮白門前楊花散
成雪與少章詩意同皆云白門前楊花散

友于字子美

洪駒父詩話謂世以兄弟為友于子姓為貽厥歇後
語也杜子美詩云山鳥山花皆友于子美未能免俗
何耶予以為不然按南史劉湛友于素篤北史李謐
事兄盡友于之誠故陶淵明詩云一欣侍溫顏再喜

見友于子美蓋有所本耳子美上太常張卿詩亦云
友于皆挺拔

荆公詩曰高青女尚橫陳

潮面州渚得橫陳橫陳二

字見首楞嚴經及宋玉風賦前輩以用橫陳始於荆

公非也陸龜蒙薔薇詩云倚墻當戶自橫陳致得貧

家似不貧沈約夢見美人詩云立望復橫陳忽覺非

在側見玉臺新詠

據槁梧

荆公詩云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塔除唐李

嘉祐詩云據梧听好鳥行葉寄名花莊子據槁梧而

暝

唐獨孤及和贈遠詩云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

映瑣窻美人瑟

對芳樹玉顏亭興花双今年新

花如舊時去年美人不在茲借問離居恨深淺祇應

獨有庭花知此詩與崔護詩意無異

幾度雨來成惡熟一番風過有新涼

李太白詩云幾度雨來成惡熟一番風過有新涼劉

莘老子劉企字斯立龍山寺詩亦云急雨欲來先暑

氣涼風已過却秋聲詩意雖同然皆佳句
幸本白青裙白面初相識
陳去非茶花詩後兩句云青裙白面初相識十月茶
花滿路開蓋用白樂天江岸梨花詩意梨花有思緣
和葉一樹江頭惱殺君最似孀閨少年婦白粧素面
碧紗裙
蘇子由龍川別志慶曆中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
姚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
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為暴富鄭公議欲誅仲

約范文正欲宥之爭於上前仁宗從之富公愠曰
方今憲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
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
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几雖上意亦
未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
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跡不安
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
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榜棹
不能寐遠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余考資治通鑑唐
武宗賜劉宏逸薛季稜死又遣使就潭州誅楊嗣復

及李^珣杜^瑒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少年新即位茲
事不宜手滑德裕因與崔珙崔鄴陳夷行三上奏乃
釋之乃知范公所言者楊嗣復等公案耳世有肆行
冒臆者多以紙上語為不足用以今觀之是否蓋可
見矣

未河又觀木興嘆

魏文帝柳賦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于中庭始圍寸
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桓温北伐經金城見為瑯琊
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乃知
觀木而興嘆代有之矣按廣人物志載蘇頌年五歲

裴談過其父試誦庾信枯樹賦頽避諫字易其韻曰
昔年移柳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
人何以任文忠公詩云人昔共遊今孰在樹猶如此
我何堪荆公詩道人從南來問松我東崗舉手指屋
脊云今如許長劉斯立詩云麥壠漫宿藁黃新苗
寸草未禁霜手中馬箠餘三尺想見歸時如許長意
皆相公以生也

金谷危樓到地香

前輩稱宋莒公賦落花詩其警句有漢臯珮冷臨江
失金谷危樓到地香之句蓋本於唐張泌惜花詩看

多記得傷心事金谷樓前委地時其弟景文公同賦
云將飛更作曰風舞已落猶成半面裝亦本於李賀
殘絲曲云落花起作曰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

春在先生杖履中

西清詩話記周邦彥祝壽詩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
周公禮樂中余以為此乃摸寫東坡刁景純藏春鴉
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履中是也

小雨班班

文忠公詩小雨班班作燕泥東坡詩小雨班班未作
泥山谷詩潤花小雨班班

一意兩用

樂天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心唯有詩魔
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閑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
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
舉盃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
兩用也然太白本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

蜀葵詩

劉禹錫嘉話載陳標蜀葵詩能共牡丹爭凡許得人
憎處只緣多雜俎載貞元中牡丹已多柳渾言詩近
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

也共我葵較儿多二詩意相似
曾見屋簷斜入一枝低
唐張謂詩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屋枝迴悟
林和靖梅詩屋簷斜入一枝低之句所本

張文潛明道雜志記一詩云秋去暑無杈以為意新
而韻工予見邵堯夫云春陽得杈故多早秋陰得杈
故多雨

醉鄉閑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

蔡條西清詩話云黃魯直貶宜州謂其兄元明日庭

堅筆老矣始悟挾章摘句為難要當於古人不到處
留意乃能声出衆上元明問其然曰庭堅六言近詩
醉鄉閑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是也此優入詩家藩
閫宜其名世如此以上皆葵語余按此說出於魯直
是否雖未必然上句本於唐皇甫松醉鄉日月發之
意下句本於唐崔湜應制詩庭際花飛錦繡合枝間
鳥轉管絃同

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

晏叔原長短句云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
盧蓋用樂府水調歌云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

夜迎人然叔原之辭甚工
張子野長短句雲破月來花弄影
唱然予讀古樂府唐氏瑤暗別離云朱絃暗斷不見
人風動花枝月中影意子野本此
陳正敏避齋閑覽載楊嗣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
腹中有小聲効之數年間其聲寔大有道士見而驚
曰此應聲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虫不
應者當取服之嗣如言讀至雷丸虫忽無聲乃頓餌

數粒遂愈正敏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
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
技所以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以上皆陳所記予
讀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
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
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
藥合和為丸服之應時而止乃知固有是事

草忘憂花含笑

令齋夜話云丁晉公草解忘憂二底事花能含笑
何人不若東坡花如識面嘗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

然丁詩本取唐人徐振雷塘詩花憶所為猶自笑草
知無道更應荒毛詩為得諛草釋者以諛草可以解
人之憂耳今丁詩乃以草憂底事何耶然善論詩者
不當如此

白樂天長恨歌云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

色蓋用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云女伴莫話孤眠六

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園表教在誰邊

身事未知何日了

近時稱陳去非詩按上簿書何日了樓頭風月又秋

來之句或者曰此東坡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
不吾欺耳予以為本唐人羅鄴僕射陂晚望詩身事
未知何日了馬蹄唯覺到秋忙

舜不窮其民論

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崇召美首選其警句
云桀紂以淫虐窘幽以貪殘窘厲以監謗窘戰國以
侵伐窘秦皇以賢責窘漢武以奢侈窘晉以夷狄窘
隋以巡幸窘明皇以隱戶剩田窘德宗以間架稅屋
窘東坡見之大加歎賞以其不類時文因以劉窘呼
之然予以劉召美此意本孫樵耳孫樵與賈秀才書

同用事實陶不
如晏遠甚

云揚雄以法言太元窘元結以語溪碣窘陳拾遺以
感遇詩窘王勃以宣尼廟碑窘王川子以月蝕詩窘
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窘者也
望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
豫章事寔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晏
元獻詩望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陶邑州
云劔待張華時已晚榻延徐孺禮應疎此二聯全是
龍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綬公垂云
江涵帝子翬飛閣山際真君鶴馭天不襲陳迹甚可
佳也

處事無心覺累輕

東萊先生呂居仁詩云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
覺累輕李成季已嘗云靜疑多事非求福老覺無心
勝揖生二詩雖相似然皆佳作也

春水碧於天

溫庭筠樂府春水碧於天西船听雨眠皮日休松陵
集詩云漢水碧於天南荆廓然秀豫章取以作演雅
云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閑似我

蓬生麻中

荀卿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

之修蓋本於曾子制言曰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砂
在泥與之皆黑

蓄不吠之犬

東坡上神宗書曰養猫以待鼠不可以無鼠而蓄
不捕之猫蓄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
蓋取北史宋遊道傳揚遵彦曰譬之蓄狗本取其吠
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

開簾風動竹

唐李益竹窓聞風早發寄司空曙詩云微風驚暮坐
牕牖思悠哉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

稍霑塔上苔幸當一入幌為拂綠琴埃異聞集霍小
玉傳為開簾風動竹改一風字遂失詩意然此句乃
襲樂府華山畿詞耳詞云夜相思風吹窓簾動言是
所歡來通典云江南以情人為歡

山流細沫擁浮花

沈君攸羽觴飛上苑云石徑斷絲闌蔓草山流細沫
擁浮花外史檮杌載張蠟詩墻頭細雨垂纖草水面
回風聚落花蓋本於沈耳

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江文通有擬湯惠休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蓋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橫吹曲云日暮登雍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從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江齊人沈約詩啼猿樹武帝詩莫辨啼猿樹徒看神女雲

時送紅梅一陣香

李方叔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閑來往時送紅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醪醑詩亦云晚風亦自知人意

時去時來管送香

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

蔡條西清詩話取善僧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之句然唐宋之間詩云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權實取此沈約登元暢樓詩亦云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宋景文公過行慶閣詩云雲生全嶺失日隱半崖陰宋全用沈詩也梁庾肩吾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從半峯寒庾沈同時人

臨清流而賦詩

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蓋用嵇叔夜琴賦云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

半卷寒日月跳躑

元微之遣興云日月東西跳又云光陰本跳躑又答

胡灵之詩序云日月跳躑於今行二十年矣幾與退

之日月如跳九大同小異也杜牧之寄韓又云跳九

日月十經秋又送孟池云月於何處去日於何處來

跳九相趁走蓋用退之意元微之憶遠曲云水中書

字無字痕白樂天新昌新居云浮榮水畫字意又相

類

乘興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顧况喜白樂天送友人原上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

吹又生乃是李太白瀑布詩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

空

劉輝堯舜性仁賦

劉輝堯舜性仁賦其警句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

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蓋本於范文正堯舜率

天下以仁賦內睦九族善隣之志成和外黜四凶有

勇之風遐振

滿地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貢水爭流

徐師川有陪李泰發登洪州南樓詩云十年不復上
南樓直為狂胡作遠遊滿地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貢
水爭流青雲聊尔居金馬紫氣還應射斗牛公是主
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唐劉長卿有和樊使君
登潤州城樓詩云山城迢遞敞高樓露冕吹鏡居上
頭春草連天隨北望夕陽浮水共東流江田漠漠全
吳地野樹蒼蒼故_楚州王粲尚為南郡客別來何處
更銷憂徐之詩絕類長卿其間一聯如出一手也然
宋仲安有放船下湖口詩云此地側身徒北望餘生
乘興復東流乃是全用劉詩也

韓退之學文而及道

程正叔云韓退之晚年所為文所得甚多學本是脩
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是倒學了因學文求所未
至遂亦有所得然此意本吳子經耳子經法語曰古
人好道而及文韓退之學文而及道子經名孝宗歐
陽文忠公嘗有詩送吳生者也荆公與之論文甚著
臨川人

衰顏紅易借髮短白難遮

程文簡公有飲酒戴花詩云衰顏紅易借髮短白難
遮乃知陳無已髮短愁惟白顏衰酒借紅蓋本諸此

定命論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
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己能往
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
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
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以上皆胡百能說予按宋碩
凱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
守道信天任運而闡者不違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
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乃知
胡所說凱之二意也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東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
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
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嶺南應不
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余嘗以此語本出於白樂
天東坡偶忘之耳白吾土詩云身心安處為吾土豈
限長安與洛陽又出城留別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
是歸處又重題詩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可獨在
長安又種桃杏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
是家

天際識歸舟

梁王僧孺中川集望詩云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

蓋全用謝元暉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而不及也

梁元帝詩云遠村雲裏出遙船天際歸亦效元暉而

遠勝僧孺

庭草無人隨意綠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為燕歌行群臣皆以為

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而帝誦其句云庭草

無人隨意綠能復道耶然予讀周庾信蕩子賦曰遊

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階隨意生乃知王胄庭草無

無人隨意綠蓋取諸此以之喪命豈不枉哉

荆公詩玉斧修成寶月團

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江淹詠扇詩畫作秦王

女乘鵝向煙霧非止用蕭史事也玉斧事見酉陽雜

俎

綠楊樓外出秋千

晁无咎評樂章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

船拍堤園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妙絕然

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余按唐王摩詰寒食

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余按唐王摩詰寒食

城東即事詩云蹴踘屢過飛鳥上秋千競出垂楊裏
歐公用出字蓋本此

雪裏梅將春信來

前輩詩話稱李成季詩日邊鴈帶臘寒去雪裏梅將

春信來以為美然唐人曹松除夜已嘗云半夜臘因

風卷去五更春被角吹來

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

西清詩話謂蔡元長春貼子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

聲裏已吹春薦紳類能傳誦以為蔣穎叔作非也予

以為此一聯全是方千除夜詩寒燈短焰方燒臘盡

角殘聲已報春

富鄭公之言出於元璠

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且北朝與中

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

歸臣下而人主任其旤故北朝諸臣各勸用兵者此

皆其身謀非國計也又曰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

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

在也予按唐鄭元璠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

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

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

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信即引
還乃知鄭公之言皆出於元璫
孟東野連州吟云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深乃悟荆
公春風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所自
雲齋廣錄云二宋以文章齊名天下子京守蜀日有
詩云碧雲謾有三年信明月空為兩地愁其後卒不
入兩地人以為識予以子京用何遜與胡興安夜別
詩云念此一筵笑分為兩地愁廣錄之論不知所自

也

馬嵬詩

唐闕史稱鄭相畋吟馬嵬詩云明皇迴馬楊妃死雲
雨雖云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
觀者以為真輔國之句予以為畋蓋取杜詩不聞夏
商衰中自誅褒妲之意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魏曹操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本朝蒙陽呂原
明乃云中年嘗書壁以自警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後觀晁少傳碎金已前有此兩句所謂先得我心之

所敬者然昔麴粥說羅仇以至上荒老信說不若勤
兵向西平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義著於
西土寧使人負我之不忍負我也乃知晁少傳之前
羅仇已有此語羅仇西涼羌胡耳能發此語尤可貴
也見晉記書載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不問長
前輩讀詩與作詩既多則遣辭措意皆相緣以起有
不自知其然者荆公晚年間居詩云細數落花因坐
久緩尋芳草得歸遲蓋本於王摩詰興闌啼鳥喚坐
久落花多而其辭意益工也徐師川自謂荆公暮年

金陵絕句之妙傳天下其前兩句與渠所作云細落
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偶似之邪竊取之邪
喜作詩者不可辨予嘗以為王因於唐人而徐又因
於荆公無可疑者但荆公之詩熟味之可以見其間
適優游之意至於師川則反是矣

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

雪浪齋日記云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
漁隱叢話云山形瘦之語古今少有道者予常記唐
人一聯而忘其名云山自古來和石瘦水因秋後漾
沙清前詩蓋出於此而不及也

張良與皓書韓退之與李渤書

商云因小說載張良所與商山四皓書曰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於此時耀神爽于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潛山隱竊為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所謂步景不御而駕服駑駘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首坐則引領日仄而方大不御夜眠而閭闔不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先后土待嶽瀆以導滯而

星海刊本作絕景不御

留侯此書憂言秦漢氣後人為此言或謂昌黎与李渤書規模步驟与之為一

當聖世為鳳林栖不翔乎太清騏驎嶽道不步乎郊野數非所以寧八荒慰六合也不得侍省展布腹心略寫至言想望翻然不猜其意張良白余觀韓退之所與李渤書其規模步驟始與之為一矣

舊詩雜錄 舊桃贈歌者詩

翰府名談載寇萊公妾舊桃贈歌詩者云一曲清歌一東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窓下几度拋梭織得成予嘗記南唐李詢贈織錦詩云札二机声曉復補眼穿力盡意如何美人一曲成千賜心裏猶嫌花樣疎舊桃詩意本此而不及也

補

蘇子美詩山蟬帶響穿疎戶

前輩稱蘇子美詩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延青入破

窓蓋出於唐方干詩雀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

別枝

紅生白熟生碧熟紅

侯鯖錄云東坡謂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脚色

二對無復加也然予嘗記唐羅虬云窓前遠岫懸生

碧簾外殘霞掛熟紅然則羅虬已用生碧對熟紅矣

更無一箇是男兒

前蜀王衍降後唐王承旨作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

銜壁牽羊倒繫旗二十萬人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

兒其後花蕊夫人記孟昶之降作詩云君王城上豎

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

是男兒陳無已詩話載之乃知公襲前作

公襲不失為佳

詩人有公襲而不失為佳者張曙途中聞蟬前四句

云每歲听蟬處那將此際同孤村寒色裏野店夕陽

中李中正聞子規前四句云何處正當聞聲欲斷

魂暖風芳草岸殘日落花村蔣鈞孤鴈後四句云葦

岸風吹雨沙汀月照霜還同我兄弟零落不成行

張右史未畫卧口占云病裁薏苡無勞謗濕要芡薊
不待庾東被亦云巧語屢曾傷薏苡庾辭那復託芡

薊

黃季岑言一士人詩云蹄月杜鵑喉舌冷宿花胡蝶
夢魂香蓋自唐趙嘏發之趙云松島崔婦書信絕橘
州風起夢魂香

二詩相類

唐崔惠童宴城東莊詩云一月人生笑几回相逢相

值且銜盃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花紅昨日開杜子
美詩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二詩相類
第不知崔為何時人

褒公鄂公

杜子美贈曹將軍霸詩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
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
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鄂公謂尉遲敬德褒公
謂段志元也故東坡贈寫真何充詩黃冠野服山家
客意欲置我山巖中勲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與
鄂公鮑慎由謝傳神蔡景直詩馳譽丹青有古風筆

端及我未宜蒙雲臺麟閣遙相望往寫褒公與鄂公
用東坡語尤為無功

三詩皆用清渾字

東坡送魯元翰詩皎々千丈清不如尺水渾陳後山
次韻東坡詩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參寥詩乍為
含垢千尋濁不作驚人一掬清

詠荷花

胡仔茗溪詩話以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為難得如賀
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
句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妙然予見劉忠肅葦老已

言之矣湖上口號云綠荷深不見湖光万柄清風動
晚涼莫恨紅葩猶未爛葉香元自勝花香

服藥不如獨臥

世所傳道書雜載神仙秘訣有云服藥千朝不如獨
寢一宵此最有理予近讀顧况琴客詩云服藥不如
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乃知古有此語然太平廣
記彭祖傳云服藥百裹不如獨臥又知道書本此

繫日

白樂天既無長繩繫日白又無大藥駐朱顏蓋本陳
沈炯幽庭賦那得長繩繫白日年々俱如春然

江摠歲暮還宅詩亦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

東坡作夏侯太初論

王立之詩話記東坡十歲時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声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变色於蜂虿之語老蘇愛之以少時所作故不傳然東坡作顏樂亭記與黠鼠賦凡兩次用之已上皆王記余按晉劉毅傳鄒湛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虿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乃知東坡意發於此

杜甫取李陵詩

杜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又云別時孤雲今不飛時復看雲淚橫臆蓋取李陵別蘇武詩云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知爾不能舉

韓子蒼送王枕詩末章云虛作西清老從臣知尔才華不能舉王摩詰送丘為云知尔不能薦羞稱獻納臣

董穎襲陳知默詩

洪景廬夷堅乙志記董穎詩雲登釀成千嶂雨風蘋

吹老一川秋上句蓋襲陳知默詩耳陳云雲埋山麓
藏秋雨葉脫林稍帶晚風

東坡本李端詩

東坡詩白水滿時雙鷺下午陰清處一蟬鳴唐李端
茂陵山行陪常金部詩云盤雲雙雀下隔水一蟬鳴
東坡本此

陸詩出韓子蒼

韓子蒼作絕句天長候鴈作行遠沙晚浴鳧相對眠
松醪朝醉復暮醉江月上弦仍下弦陸龜蒙別墅因
懷歸云題詩朝憶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韓所出

也

得茶三昧

錢唐南屏謙師妙於茶事東坡贈之詩云道人曉出
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劉貢父亦贈詩云瀉湯舊
得茶三昧覓句還窺詩一斑

唐光茂妻寄遠詩

蔡寬夫記天聖中孫冕載唐光茂妻寄遠詩云錦江
江上探春回消盡寒水落盡梅爭得兒夫似春色一
年一度一歸來迺知惟有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
君家所本

葛敏修用陳况詩

葛敏修南華竹軒絕句獨拳一手支頤臥偷眼看雲
生未生蓋用五代時陳况詩醒眼看諸峯白雲開又
集然唐吳融亦有深感下峯顏色好晚雲總散又當
門之句

古有瑣語

唐孫光憲有北夢瑣言按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
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
瑣語十一篇乃知古已有瑣語

語有神助

呂氏詩事錄云郭祥正有句云明月隨人渡流水王
介甫愛之曰此言如有神助余記范文正公詩云多
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乃知郭本此

皮日休白蓮詩

東坡嘗喜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
清散墜時謂决非紅蓮詩然李賀新筍云無情有恨
何人見露墜煙啼千万枝乃知皮取此

不去呂后為惠帝計

老蘇明允論漢高祖云不去高后者以呂氏佐帝定
天下為大臣素所調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

嗣子之壯故不出呂后者為惠帝計也云云余按唐李德裕羊祜留賈充論云漢高不去呂后亦近於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况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為社稷也乃知老蘇本此

韓子蒼作善真贊

韓子蒼作草堂和尚善清真贊云蓬鬆頭卓削耳一生說法牙無水云云蓋用東坡題王霽如來出山相

云頭鬚鬚耳削卓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万象閑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東坡集不載此文

陸農師取杜子美詩

王荆公父子俱侍經筵陸農師以詩賀云潤色聖猷双孔子燮調元化兩周公議者謂太過然不知取杜子美送薛明府詩侍臣双宋王戰策兩穰苴

陳非去黃巢詩意同

陳去非衡嶽道中詩客子山行不覺風龍吟虎嘯滿山松綸巾一幅無人識勝業門前听牙鍾按唐黃巢

宋玉穰苴可比
若孔子周公微
人不偏矣不得
以杜詩為解

既敗為僧投張全義舍於南禪寺有寫真絹本巢題
詩其上云猶意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掛僧衣天津
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去非詩意同

澄江一道

東萊先生呂居仁愛豫章少年時作太和縣樓詩木
落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然白樂天亦有江
樓夕望詩云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之
句

洗天風雨

藝祖聞蜀人詩云煩暑鬱蒸無處避洗天風雨几時

來曰此蜀人思我之來也此乃蜀人朱長文詩然唐
許昌節度使薛能漢南春望詩已有云自古浮雲蔽
白日洗天風雨几時來之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能改齋漫錄卷第六

臨川吳爾曾於虎臣廼纂

江總還宅詩

紅顏辭鞶洛白首入輶轅

乘春行故里徐步採芳蓀

逕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

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

花落空難遍鶯啼靜易喧

無人訪語默何處叙寒溫

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

迺江總自梁南還尋草市

宅詩杜子美曉行口號斷章云市朝今日異喪亂幾

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孟浩然檀溪別業詩云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
泊隨陽鴈魚藏縮項鱸又峴山作云試垂竹竿釣果
得槎頭鱸美人聘金錯織手膾江鮮又送王昌齡詩
云土毛無縞紵鄉味有槎頭故杜子美解悶詩云復
憶襄陽孟浩然新詩句畫畫堪傳即今者舊無新語
漫釣槎頭縮項鱸按杜田作杜詩補遺正謬云槎頭
一說為襄陽郡地名一說為釣磯上枯木及見曾繹
云皆非也爾雅云參謂之汾參音汾音岑孫炎釋
云積柴木水中養魚參襄陽俗謂魚參為槎頭言所
積柴本槎枒也予以杜魯二公所說皆非蓋二公不

讀晉鑿齒所撰襄陽耆舊傳所以為此之紛也蓋

傳云漢

水中鱸魚甚美常禁人採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

鱸宋張敬兒為刺史作六檣船置獻齊高帝曰奉槎

頭縮項鱸一千八百頭子美耆舊之說槎頭之義乃

渙然可曉襄陽耆舊傳所撰襄陽耆舊傳所以為此之紛也蓋

杜子美送李校書詩對楊杭士卒且且

杜子美送李校書詩對楊杭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

兵雖用功無禮忽諸御鞍金腰褭宮研玉蟾蜍初不

曉對楊杭士卒為何等語讀上林賦方悟杭挫也五

官切杭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蓋方入對宜論蜀中

兵老財匱也又王褒四子講德論曰驚邊枕肅屢犯

芻蕘詩林士卒為同華詩費士因銀方部林對函王

其編用白露團必齋睡舞金飄某言相王謝鍾味木

杜子美初月詩云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又白露

詩云白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清影又絕句玉

座應悲白露團按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謝元暉猶

霑餘露團庾抱脊臺露詩唯有團階露承曉共霑衣

杜詩所本此也陳文非六韻賦五燦夜高帝曰奉詩

生男墮地要齊力薛少詩世本因露之露更

傳玄豫章行云苦相身為女早迺難具陳男兒當閭

戶墮地自生神雄志志四海萬里望風雲女育無欣

慶不為家所珍玉顏隨年改丈夫好新多囚昔為形與

影今為胡與秦故杜子美云生男墮地要齊力一生

富貴傾家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畫者楊契丹

翰林學士吳郡朱景元畫斷云楊契丹隋唐間人官

至上儀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在闔立本之下余乃

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豈但神岳與

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之句詩林方言南楚山臨眺

詩田詩鑿子畫五贊云林干美畫猶云六富象亦難

杜田杜詩補遺正謬云杜子美最能行云富豪有錢
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艤子按楊雄方言南楚江湖湘
凡舸大者謂之舸艤小舸各音葉言輕如小葉也切
韻玉篇並不載艤字余按王智深宋記曰司空劉休
範舉兵潛作艦艤則艤字不為無所本也

淡池潭陀

杜子美醉歌行云春光淡池秦東亭淡池當是潭陀
見富嘉謨明水篇曰陽春二月朝始暾春光潭陀度
千門明水時出御至尊而富又本梁簡文和湘東王
陽雲樓簷柳詩云潭池青帷開玲瓏朱扇開第拖

字不同文選江賦隨風猗萎與波潭池善注曰潭池隨波
之貌池徒我切簡文與富皆本乎此

定昆池

唐劉餗撰隋唐嘉話云中宗朝安樂公主請昆明池
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公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
掘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而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
李日知詩云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故
杜子美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詩云憶過楊柳渚走
馬定昆池

將軍樹

杜子美有過宋之問莊斷章云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自注云之問弟執金吾舊注引後漢馮異每所止舍獨在樹下軍中呼為大樹將軍余以為事雖本此亦自周庾信隋元行恭二人詩發之庾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云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元行恭過故宅云頽城百戰後荒邑四隣通將軍樹已折步兵途轉窮子美意取此

星劍玉琴

杜子美暝詩云正枕當星劍收書動玉琴按越絕書王取純鉤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乎如芙蓉

觀律於濁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溢於塘李嶠寶劍篇背上名為萬年字胸前點作七星文又晉嵇康琴賦云絃以園客之絲徽以荆山之玉故杜子美取之以為詩
賦下之芳塵
石虎起四十八丈之樓結珠為簾垂五色玉佩雜寶異香為屑風作則揚之名芳塵之甚以酒洒之名粘雨按陸雲喜霽賦曰戢波於桂水兮起芳塵於沉泥雲生於虎之前則芳塵之說不始於石虎也司空曙高勝謁曹玉詩云想君登舊樹重喜掃芳塵

不又遊濯嬰井南五積春氣淋於水雲帥麻樹林

張僧鑿潯陽記云湓口城漢濯嬰所築漢建中^安中孫

權經此城命鑿井適中右麓得石函銘曰漢六年顏

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塞之後不滿百年當為應運

者所開權欣然以為已瑞井極深^溢江有風浪井水

輒動邦人因以號浪井故李白下潯陽城泛彭蠡詩

云浪動濯嬰井潯陽江上風今井在衙城內之西圃

又記云上有三石梁長數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

猛與弟子緣石梁而渡見金闕玉房地皆五色文石

故李白詩云金闕前開三峯長銀河倒掛三石梁

劉刪詩亦用此事故云危梁耿大壑瀑布洩中天太

白本之耶^蘇云^潘新^蘇南^州風^文畢^已主^李次^李詩

白^風之^張平^叔賦^吏非^高名^也所^謂風^文畢^已主^李次^李詩

東坡云白樂天衍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詰云

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

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

人平叔議鹽法至為割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詰

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以上

皆東坡語余讀唐柳氏家訓載柳公綽為中丞曰張

平叔以僥倖承寵及罪廢鞠于憲司吏^引曰張侍郎

公綽叱白賊吏豈可呼官據按復引曰囚張平叔繫
于別園遂窮竟其失官錢四十萬緡以具獄聞此事
東坡蓋未之見耶身收夏口其入山入山
入平月隨灰而暈缺薛書山多之禁全樂天詩
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入風先透暈排霧急移輪梁庾
肩吾望月詩圓隨漢東蛤暈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
灰飛重暈缺莫落獨輪斜周王褒山月詩灰寒光轉
白風多暈欲生蓋用淮南子所謂風隨灰而暈缺杜
子美晚月詩云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陸佩蘭關山月詩淮南子所謂風隨灰而暈缺杜

周王褒有關山月詩云關山夜月明愁色照孤星半
形同漢陣全影逐胡兵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寄
言亭上吏遊客解鷄鳴唐德宗朝長孫公輔亦有關
山月詩畧云淒淒還切戍客多離別何處最傷心
關山見秋月故杜子美詠月九使關山者五初月云
關山空自寒晚月呈漢中王云關山同一照吹笛云
月傍關山幾處明又寄張彪詩云關山信月明又十
六夜玩月詩關山隨地濶河漢近人流出十日雜
玉花驄照夜白
明皇雜錄記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又異人錄

云玉花驄者以面白故又謂之玉面花驄故杜子美
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画工如山貌不同觀曹
將軍画馬圖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
靂憲憲開山卷歲既入資衆流若云開山計民既又十
國山空薛稷画鶴王對中王云開山同一類如雷云
南部新書云秘省內落星石薛稷画鶴賀知章草書
即令餘画鳳相傳號四絕故杜子美有通泉縣署屋
壁薛少保画鶴詩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圖
洪同樂字舞羅衫葉繡重金鳳銀鵝各六叢每遇舞頭分兩

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宮詞也按唐樂府雜錄云
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
于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萬歲字之句平南如林
景請又白玉堂金華省古樂府詩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
玉為君堂注上羅酒罇使作邯鄲倡故杜子美詩云
王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南此亦所共三受判
林七美水晶宮云韓公本意華三任昉述異記云吳王闔閭造水晶宮又魏畧曰大秦
國以水精為屋柱故杜子美曲江對酒云水精春殿

轉霏微
三受降城
王圖閭
豈水晶宮
不馳譽
曰大秦

杜子美諸將詩云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
旌按唐中宗時張愿取漢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

絕虜南寇封韓國公故杜公云耳
子美詩云

景龍文館記三年臘日帝苑中召近臣賜臘曉自北
門入於內殿賜食加口脂脂盛以翠碧餒牙簫故杜

子美臘日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王建宮詞云月冷天寒近臘時玉街金瓦雪滴浴

堂門外抄名入公主家人謝口脂皆言臘日賜口脂
也

鵲鵲膏

爾雅注鵲鵲似鳧而小膏可塗刀續英華詩有馬街

首菴葉劍瑩鵲鵲膏故杜子美贈太常張卿均詩云

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鵲鵲又大食刀歌云鑄錯碧鬕

鵲鵲膏銛鏗已瑩虛秋濤

日亭午

天台賦曰羲和亭午纂要曰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
氣曰晁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晡日温曰照在午曰亭

瑩
俱去聲

午在末曰昃日晚曰旰日將暮曰薄暮故杜子美晨
雨詩云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又通泉驛詩云溪
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氣散

厨人

劉楨瓜賦序曰在曹植座厨人進瓜植命為賦立成
其辭云：故杜子美山館詩云厨人語夜闌戰國策
張儀引厨人曰乃知厨人已具戰國策

水精域

江總大莊嚴寺碑俯看驚電影徹琉璃之道遙拖宛
虹光通水精之域故杜宿贊公房詩云身在水精域

據撰本互校補

鋪

雲閣

甘泉賦
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李善曰雲閣言高

連雲也杜子美詩散騎未知雲閣處又玉戶金鋪李善曰門首

也璇題玉英應留題頭也椽椽之頭皆以飾英華相屬也

沈佺期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層城出雲漢故杜子

美樂遊園歌云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

蒼玉佩翠雲裘

禮記曰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
世子佩瑜玉士佩瑀玟又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翳

承日之華被翠雲之裘故杜子美更題詩云羣公蒼
玉佩天子翠雲裘注云新廟山宮王大夫廟本堂正

尊為露葵

蔡郎

顏之推家訓有蔡郎者諱純遂專呼尊為露葵面墻
之徒遂相倣倣承聖中有士人聘齊主客郎李恕問
曰江南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尊水鄉所出今食者
綠葵耳故杜子美茅堂檢校收稻詩云秋葵煮復新
又寄杜佐詩云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金蘭門首
忽看金輿向月陂宮人接着便相隨恰從中尉門前

教坊內人

教坊內人

教坊內人

教坊內人

過當處教看卧鴨池王建宮詞也按唐著作佐郎崔
令欽教坊記云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坊
外有水泊俗號月陂形如偃月也故王建述此又
言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
頭也其家得在教坊謂之內人家四季給米得幸者
謂之十家故王建宮詞云內人對御疊花牋內人唱
好龜茲急內人相續報花開內人籠脫繫紅縑內人
恐要秋衣着內人爭乞洗兒錢注云如新並並
仙傳拾遺云漢武天漢三年帝巡北海王母遣使獻

集絃膠

集絃膠

靈膠四西乃集絃膠也出鳳麟洲其上多鳳麟數萬
為群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曰集絃膠一名
連金旋弓弩已斷之絃刀劍已斷之鉄以膠連續遂
不脫也故杜子美病後遇王倚飲歌云麟角鳳嘴世
莫識煎膠續絃竒自見
蘇子美謁玄元廟詩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潘子
真詩話以杜用晉史樂志淮南篇淮南王自言百尺
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甌素纒汲寒漿潘
引此未盡也按山海經曰海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

下都高萬仞而有九井以玉為檻郭璞注曰檻欄也
故梁簡文双桐生空井詩曰銀牀繫轆轤庾肩吾九
日詩云銀牀落井桐蘇味道井詩澄澈瀉銀牀陸龜
蒙井上桐詩獨立傍銀牀碧梧風嫋嫋蓋銀牀者以
銀作欄猶山海所謂以玉為檻耳洪覺範冷齋夜話
不知出此乃引嘉祐中許彥周知澶州河濱漁網得
一小石刻詩云雨滴空街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
盡強半在銀牀

衛宏漢舊儀曰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

渾天儀制曰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故杜子美早朝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

盡蘇軾松花酒

唐原化記有老人訪崔希真無心飲以松花酒老人

云花澁無味以一丸藥投之酒味頓美裴劍傳奇載

酒名松醪春故杜子美集載杜員外詩云松醪酒熟

傍看醉劉長卿送從兄之淮南詩云汴沿隨桂楫醒

醉任松華又至華陽洞詩云蘿月延步虛松花醉閑

宴

才暗高浮蟻而百代共

周庚信謝賜酒詩云浮蟻對春開盖用曹子建七啟

盛以翠尊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故杜子美

贈汝陽王詩云仙醴求浮蟻江樓夜宴詩尊蟻添相

續簡院內諸公詩云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獨酌謠

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智者不我顧愚夫

余不邀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

傾一瓢白樂天以吳秘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

不以飲招故曰君稱文字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

盖用王孝伯讀離騷痛飲酒事也

蓋用王龍鳳膏為燈
王子年拾遺記海人乘霞舟以雕囊盛數升龍膏獻
燕昭王坐通雲之堂然龍膏為燈火色耀百里烟
色如丹洞冥記漢武帝以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為
屑以淳麻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余乃
知李長吉歌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屏綉幙圍香風非
鑿空語也

唐沈佺期自考功員外拜給事中詩云旭日千門起
初春八舍端又酬楊給事廉見贈省中詩云分曹八

舍斷解袂五時空按應劭漢官儀曰侍中舍有八區
論者言員本八人

巴渝曲

樂府解題載武王代紂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之
其地因巴渝以取名杜子美暮春題瀼西草堂詩
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今世所傳即注杜詩乃引
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二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
自武王代紂始

浮查

杜子美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詩末章云浮查並

晉王導傳蔡謨曰但見短轆犢車長柄塵尾按後漢
馬援傳乘下澤車注云澤行者欲短轂山行者欲長
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短轂者短轆也蓋本於周禮
冬官車人為車云

賦日五色

唐書李程傳擢進士宏詞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
推之其後浩虛舟亦試此題按田休子云少昊金天
氏邑于窮桑天閼日五色至照窮桑賦題本此然前
漢五行志晉天文志皆云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
則日五色

蘇樹林桑榆桃李

前輩稱李絢和杜和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
李滿人間按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具諸淮南
子至若種成桃李則本狄仁傑與裴耀卿事耳按仁
傑家傳云薦張柬之袁恕已桓彥範崔元暉欽暉五
公咸出公門下皆由州縣官拔置顯位外以為五公
一代之桃李也又談藪王冷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
補闕寧有種乎僕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
新唐書元載傳及李肇國史補載客有賦都盧尋橦

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夫都盧尋橦緣竿之伎
也見西京雜記又傳玄西都賦云緣竿之伎有都盧
尋橦跟掛腹旋也唐人王建有一首尋橦歌云人間
百戲皆可學尋橦不比諸餘樂重梳短髻下金鈿紅帽
青中各一邊身輕足捷勝男子逸竿四面爭先緣習
多倚附欺竿滑上下踰躑皆著襪翻身搖頭欲落地
却住把煙初似歌大竿百夫擊不起象半在青雲
裏纖腰女兒不動容戴行直舞一曲終回頭但覺人
眼見矜難恐畏天無風險中更險何曾失山鼠懸頭
猿掛膝小垂一手當舞盤斜慘雙蛾看圓落日斯須改

變曲解新貴欲歡他平地人散時滿面生顏色行步
依前無氣力漢書曰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
音義曰體輕善緣張衡注其土人善緣橦竿然不著所
出于按漢書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太康地志曰都
盧國其人善緣高

花門

杜子美好言花門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
里至回鶻衙帳故有留花門詩一首又云花門務面
請雪耻又云聞道花門將論功未肯歸又云聞道花
門破和親事却非楊巨源亦有送大和公主和番詩

云北路古來難年光獨忍寒朔雲侵鬢起邊月向眉
殘蘆井尋沙到花門度磧看薰風一萬里來處是長
安亦言花門也又杜復愁詩云花門小箭好此物弃
沙場岑參送封常清西征序曰天寶中匈奴回紇寇
邊踰花門

錦繒維舟

吳甘寧任止常以錦繒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陳
張正見賦得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
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吳陳之間已見矣故杜子
美秋興詩云錦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

避荻洲又送二翁還江陵詩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
城

双陸

王建宮詞分明同坐賭櫻桃却投壺玉腕勞各把
沉香双陸子局中鬪累阿誰高按狄仁傑家傳載武
后語仁傑曰朕昨夜夢與人双陸頻不勝何也對曰
双陸輸者盖謂宮中無子此是上天之意假以此示
陛下安可虛儲位哉今新唐史削去宮中兩字止云
双陸不勝無子也余嘗與博者論之博局有宮其字
不可削盖削之則無以見宮中之意故王建詩亦云

赤壁樓鵲

無

有

東坡謫居於黃五年赤壁巨鵲棲于喬木之上後賦
所謂攀樓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已韓子蒼靖
康初守黃州三月而罷因游赤壁而鵲已去作詩示
何次仲迂叟云緩尋園竹白沙游更挽藤梢上之頭
豈有危巢尚栖鵲亦無塵迹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
去眷恋群山為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餘詩句滿
江樓次仲和荅云兒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高文至白
頭二賦人間真吐鳳五年溪上不驚鷗蟹嘗見水人
猶怒鵲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

古城樓二詩皆及鵲巢蓋推賦而言也

灰心思事霜鬢論兵

唐人詩有意効承平無功荅盛明灰心緣忍事霜鬢
為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
是平生白日長垂照青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擬
俟復歸耕中書堂北軒西壁題灰心霜鬢之句者驗其
書舊相李公迪之筆也李入相時邊兵未動意在忍
事之語晏元獻中書即事詩嘗叙其事晏詩云恹恹
高槐落淒淒餘菊殘粉墻多記墨聊為拂塵看正為
此也前詩乃裴晉公中書即事詩見又玄集

此山前太液池網索中書明車錄具入言集

元微之詩藥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
峽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注網索在太液池上
學士候制每歌於此故晏元獻和宋子京召還學士
院有云網索軒窓邃鳶坡羽衛重鷁舟還下瀨星駟
出飛龍賦待三英集辭須五吏供會看邊燧息橫霈
紫泥封者為此也又一篇云暮召^三國山峻晨趨一節
回乍維青雀舫還直古銀臺陟降丹塗密論思武帳
開歆談當世務元籍軼群才

古雅對孟諸皆文獻集蓋對無西言

東坡有去杭十五年復遊西湖詩斷章云誰憐寂寞
高常侍去^老狂歌憶孟諸高適有兩詩言孟諸其一
云朝臨孟諸上忽見芒^陽間赤帶終已矣白雲長不
還其後又有封丘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
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東坡所
用乃後一篇也

一日十二憶

唐朱晝喜陳懿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
心無閑時今夕見玉色乃知山谷五更歸夢三千里
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蓋取此

一日思醉眼曰纈

人皆以眼纈為出李賀龜甲屏開醉眼纈殊不知出
庾信集醉眼曰纈

飛蓬

晉左思賦白髮云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王顏今
從飛蓬髮膚至死尚不克終聊用擬辭_比之國風王
荊公詩久應飄轉作蓬飛

赤霄行

文選七命掛歸翮於赤霄之表故杜子美薛少保画
鶴詩赤霄有真骨耻飲滄池津送單二判官詩云肺

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又有赤霄行詩

打毬唱好

唐楊巨源觀打毬詩云入門百拜瞻雄勢地_動三軍
唱好聲乃悟王建宮詞所謂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
不打背身毬內人唱好龜茲急天子龍_輿過玉樓

梅詩用月落參橫事

秦少游和黄法曹梅花詩月落參橫画角哀暗香銷
盡令人老世謂少游用古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
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餐按異人錄載隋開皇中趙
師雄遊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

美人淡裝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
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叩酒家門共
飲少頃一綠衣童來笑歌戲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
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
啾嘈相頤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迺知少遊實用此
事

九江千歲龜歌

張文潛有二石龜晁無咎名其大者為九江小者為
千歲文潛因作九江千歲龜歌一首贈無咎畧云老
龍洞庭怒蕩覆堯九洲謂半山老人也又曰禹咄嗟

水平流謂司馬君實也

脩網銀刀

蘇詩云往年京國厭蓬蒿長羨淮魚壓楚糟今日橐
駝橋下泊忽看修網出銀刀觀顏魯公放生池碑方
悟此詩湖州所作

漢陂

唐元澄撰秦京雜記載漢陂以魚美得名故杜子美
漢陂西南臺詩空濛辨魚艇子美又有漢陂行及鄂
縣源大晏漢陂詩孔安國注禹貢嶧冢導漢云泉始
出山為漢然廣韻五音美字下有漢字注云漢陂在

京兆鄠縣以此觀之漢波既以魚美得名則當作美
工部二詩皆言終南在武功縣與鄠縣北近
東方朔神異經記北荒異國有銀盤大五丈中有明
珠數丈照千里乃悟盧仝月蝕詩爛銀盤從海底出
之語

書畫賤肥貴瘦

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天馬詩云曹
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獨不爾
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人未

知蓋謂東坡嘗與孫莘老求墨妙亭詩云嶧山傳刻
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水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
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屬
此也

撥刺跋刺

杜子美詩沙頭宿鷺連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按撥
刺二字張衡思玄賦云弯威弧之撥刺兮射蟠冢之封
狼注云撥音方割反刺音力達反撥刺張弓聲而非
魚也唯李太白用意與杜同李酬小吏贈雙魚詩云
雙鯉呀呷鱗鬣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惟李以撥為跋

金柅園

臨州郡園舊名金柅今則沒其名徐鉉鼎臣送從兄
赴臨川幕詩云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柅亭邊綠柳繁
謂此也荆公集句送吳顛道詩亦云臨川樓上柅園
中

作音佐

張文潛明道雜志韓退之作方橋詩云可居無可過
後乃云方橋如此作是讀作佐也余攷唐文不止退
之皮日休松陵集有湖口即事六言詩鴛鴦一處兩
處舟艇三家五家會把酒船隈菽共君作箇生涯注

作去聲乃知唐以作音佐舊矣廣韻佐字下有作字
並子賀切造也

世王足下黑子大貴

袁天綱相書云足下有龜文黑子並大貴一品宰輔
之相唐北夢瑣言吳行魯少事內官西門軍容一日
為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
作十軍軍容行魯曰某亦有之乃脫履呈中尉嘆曰
我為汝成之後假以軍職有功除西川節度制云為
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唐開元傳信記云安祿
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公嘗令祿山洗足

韓公脚下有黑子點祿山因洗脚而竊視之韓公頷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視汝亦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之比將軍者黑而加大竟不知是何祥也韓公竒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為義兒而加薦寵余以二事推考益知天網之言可信

坐隱手談

豫章奕棋詩坐隱不知岩穴樂手談勝與俗人言按世說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為手談又語林曰王以圍棋為手談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為會戲又唐杜陽編云大中間日本國貢玉棋子云

本國南有集真鳥鳥上有手譚池中出棋子此又何耶

鳥鬼

元微之酬樂天詩病賽鳥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並賽鳥鬼因悟杜子美家二養鳥鬼為鸕鷀不知又何所據也此說漫錄非是鳥鬼實是鸕鷀更有數說皆非也

分種越人田

唐戴叔倫有撫州對事後送外生宋垓歸饒州覲侍呈上姊夫詩云石壁轉棠陰鄱陽寄茅室淹留三十竿分種越人田按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諫武帝擊

照刻本增
兩刻本皆無小注

南越云越人欲為變必由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注云越邑今鄱陽縣也然前漢志皆以干為汗應劭曰汗音干舊唐書地理志云干隋朝云水

好漢長史

東坡餞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舊史張東之為荆州長史則天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用之狄因荐東之新史易好漢為奇男子也

洗盞開嘗對馬軍

韓持國謝邵堯夫九日遠寄新酒詩云有客忽傳龍坂至開樽如對馬軍嘗自注云錦屏山題名有記河

南府使馬軍送新酒余乃知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

裴二端公

鮑彪杜詩譜論第十卷大曆十四年己酉年五十八有次緬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詩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詩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詩又有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彪皆不著裴二端公為何人予偶讀蔣叅政之奇武昌怡亭序云怡亭銘乃永泰元年李陽水篆李莒八分而裴虬作銘又因云過浯溪觀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虬字深源大曆四年為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始知杜甫所

謂裴二端公者為虬也予因著此以補鮑氏之闕裴
虬怡亭銘曰崢嶸怡亭盤薄江汀勢壓西塞氣涵東
溟風雲自生日月所經衆木成幄羣山作屏故予逃
世於此忘形歐集古錄亦著怡亭本末甚詳也

昭靈夫人

東萊先生呂居仁記晁伯字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
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
來事者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高祖
紀止云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追尊先媪曰昭
靈夫人其詳見於陳留風俗傳云小黃縣者宋媪曰昭
靈夫人其詳見於陳留風俗傳云小黃縣者宋媪曰昭

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
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
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別酒莫留殘

周庚信舞媚孌歌六言云少年唯有歡樂飲酒那得
留殘豫章長短句云一盃別酒莫留殘出此

頓食

杜詩頓：食黃魚頓：字亦有所本晉謝僕射陶太
常詣吳領軍坐久吳留客作食日已中使婢賣狗供
客：比得一頓食殆無氣可語

臨無地

杜詩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開今世注本無說王原叔云他本又為荒蕪之蕪遂兩存之然文選云飛閣下臨於無地

玉魚鉄馬

王原叔又言杜詩多用當時事如云玉魚蒙葬地者事見韋述西京記鉄馬汗常趨者昭靈陵石馬助戰是也

禁酒國

東坡次韻趙明叔碧香酒詩先生未出禁酒國盖用

盧仝何時得出禁酒國

牛鳴盎中雉登木

東坡聽賢師琴詩卑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按管子凡聽宮如牛鳴窖中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故晋書亦云牛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

木上坐

東坡詩留我同行木上坐贈君無語竹夫人按慧日至夾山問與甚麼人同行日云有箇木上坐盖謂拄杖也

金巨羅

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巨羅按北史
祖瑛盜神武金巨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云勸我春
風金巨羅

別駕別乘

別駕始後漢州置別駕治中然則別駕者官之名也
若別乘則別駕之義非官名也晉庾亮與郭游書云
別駕舊與別乘同流王化於萬里任居刺史之半東
坡谷田國博詩風流別乘多才思

無垢洗更輕

東坡宿海會寺詩本來無垢洗更輕樂府云困士本
來無垢按維摩詰經偈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
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

煩惱睡蛇

東坡石臺長老脅不至席二十年贈詩云誰信吾師
非不睡：蛇已死得安眠按遺教經煩惱蕙惱毒蛇睡在
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坡取此

何遜早梅詩

杜子美和裴迪早梅詩還如何遜在揚州舊注云梁
史何遜傳不見揚州事前輩多引遜早梅詩云兔園

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衝霜當露發映雪擬寒開枝橫
却月觀花逸凌風臺知應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按此
詩見初學記不見在揚州意耳予按三輔決錄云邈
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得傳寫乃知杜指
此事

看朱成碧

李太白前有樽酒行云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
顏始紅按梁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云誰知心眼亂
看朱忽成碧又云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為憶
君不信因來長下淚開箱看取石榴裙武則天詩也

見郭茂倩樂府

和戎如樂和

孔融與常林甫書曰西土之人解仇崇好以順風化
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為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教
堪事之効也按左氏傳晉悼公語魏絳曰子教寡人
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乃知融用此語

關門銀榜

杜詩因江翠幙排銀榜按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
為墻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画以五色門有銀榜

孔子志在春秋

元祐間國學出孔子志在春秋論時學官正引何休公羊序文殊不知出孝經鉤命訣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天洗兵

杜詩有洗兵圖末章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按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曰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烟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

唐太宗遼東山夜臨秋詩烟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

蓋取沈庾詩沈約登元暢樓詩云雲生片嶺黑日下半溪陰庾肩吾漢高廟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徒半峰

黃鶴樓下仙人洞

東坡集有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其詩云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閨老卒飢不眠夜闌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履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盤鉢落門闔縹緲入石如飛烟鷄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膻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弊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閭來覘已變遷

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伶願君為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_公傳按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徹名曰石照其石鉅石世傳以為仙人洞也一守閔老卒每晨起即拜洞下一夕_明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間石連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貨之衣食頓富為隊長所察執之以為盜也卒以實告官_就取其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

鉛因藏於軍資庫中蓋馮當世所言如此故東坡詩用其事

鶴料符

宋景文筆記著闕疑一條云吳郡有鶴料符未詳其義王洙李淑最為博識亦各未喻已上皆宋說予按唐松陵集載皮日休新秋詩云酒坊吏到常先見鶴料符來每探支注云吳郡有鶴料案不知宋偶忘此何耶

絃管作離聲

歐公詩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按吳越

春秋勾踐伐吳乃命國中與之訣而國人悲哀皆作
離別之聲

祭以鬼宿渡河為候

葉少蘊避暑錄話記近見翟公巽云作祭儀十卷而
未之見問其大約謂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
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
仰現占以俟之其他大抵類此援證者皆有據公巽博
學多聞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也予按錢希白
洞微志返魂香傳云司天主簿徐肇少失父母常念
不面庭闈有蘇德哥者語肇曰子聞古之返魂香乎

肇曰聞之德哥善合此物員外或有求見必置致之肇
泣言父母事曰後三日夜於堂中借緋幕二條遮之
一如召客仍曰夜半可至俟鬼宿渡河之後逡巡夜
漏已半遂命肇於幕外見之然則翟公巽祭儀以鬼
宿渡河為候者蓋本蘇德哥之事耳豈少蘊偶忘之
耶

軟語

杜子美詩夜園聽軟語關本法華經軟語又以一云言詞柔

軟

能改齋漫錄卷第六

鍊師當是衡山道士耳取鍊形之意故道家有靈寶
五鍊經按後魏李順興乍愚乍智人莫識之其言未
來事時有中者常冠道士冠時人有憶者輒至其家
號為李鍊師後有張鍊師者亦不知其名字好言未然之
事世人以張類順亦呼為張鍊師見本傳然則稱道士
而以鍊師其來久矣不始於唐也李白有贈嵩山焦
鍊師詩序云嵩丘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司
空表聖亦有送張鍊師還峨嵋山詩皇甫冉亦有少
室山韋鍊師昇仙歌鮑容亦有宿青牛谷梁鍊師仙
居詩按唐六典云道士脩行其德高思精謂之鍊師

乃知鍊師之名其來甚久但鍊從系

麻鞋見天子

王叡炙藪子云夏商以草為屨左氏曰扉屨也至周
以麻為之謂之麻鞋貴賤通著晉永嘉中以絲為之
宮中妃嬪皆著故杜子美述懷詩云麻鞋見天子衣
袖露兩肘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云摠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李太白詩也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雲之障障白日
也白用此予按史記龜策列傳亦云日月之明而時

蔽於浮雲

李太白桑蔭不徙

唐尉遲敬德贊曰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按戰國策馮忌對趙王曰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而蔭庇桑蔭移而授天下又列子曰堯之知舜不違桑蔭袁孝政注云堯嘗舉舜於脈繹之陰與舜晤於桑樹下樹陰不移堯即知舜

賑濟振濟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賑濟當用振字說文曰振舉也救也諸史籍所云振給振貸振業者其義皆同盡當

為振字今人之作文書者以其事涉貨財改振為賑按說文解字云富也左氏魏都賦曰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此則訓不相干何回得混雜諸云振給振貸者並以飢饉窮厄將就困弊故舉救之使得存立耳寧有富事乎以上皆顏說予以顏說甚當但未有據按春秋傳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然則振濟當以左氏為據今字書困_止云賑言其富_言蓋於利能不失時則可以致富矣漢汲黯傳發河內_倉粟以振貧民亦作此振

字 雷夫 藝文 詩 卷 四 內 有 雷 夫 詩 食 五 亦 可 以 就
詩 今 字 闕 題 碑 言 其 雷 蓋 於 此 下 夫 却 限 可 以

潘子真詩話記張文潛詩云東邊日下終無雨關上
封書合有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却有晴此
劉禹錫竹枝歌也別後長相思頃書千丈闕題碑無
罷時此宋華山畿詞也事見匠智古今樂錄予又以
為文潛無取宋之歌曲耳打壞木樓牀誰能坐相思
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悲梁元帝樂歌亦云石闕題
書字

野鴛鴦

杜子美艷曲云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古樂府歌
云湖中百種鳥半雌半是雄鴛鴦逐野鶴恐畏不成
双豈非用此耶

魚收亥日

豫章古漁父詩云魚收亥日妻到市醉卧水痕船信
風嘗以未知亥日事讀張籍江南曲云江村亥日長
為市落帆度橋來浦裏乃知籍亦用此然尚未知出
處後見李淳風易鏡占渙獵勝負篇云取魚卦宜二
水又云取魚宜見水忘土蓋亥子屬水乃知魚收亥
日所自

魚龍夜鳥鼠秋

杜子美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元注曰
秦有魚龍川鳥鼠谷也禹貢所謂鳥鼠同穴杜田補
遺曰太平御覽載關中諸水云水經注曰有一水出
天水縣西山人謂小隴山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為龍
而莫敢捕採謂是水為魚龍水又爾雅釋鳥云鳥鼠
同穴其鳥餘其鼠為鼯郭璞注云鼯如家鼠而短尾
餘似鷄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
今在隴西首陽鳥鼠同穴山中以上皆杜說予按倦
游雜錄云隴西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取石破而得

據墨海及擺本改

之多鯽洎鮒亦有數尾相隨者如以漆描畫鱗鬣肖
真燒之尚有魚腥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
山頽塞漸久而土凝為石故破之有魚形今衡州有
石魚無異隴州者杜甫詩有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
秋正謂隴州也然則倦游所載果是否予又按酈氏
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為夜且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
淵疑詩杜或用是今備載於此

茂才英俊英雄

西漢自武帝始下詔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應劾曰
舊言秀才避先武諱改茂才然漢以後所舉者皆稱

秀不復稱茂矣唐孔穎達嘗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
十人曰選倍選曰雋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
倍傑曰聖而魏劉劭人物志英雄第八卷云草木之
精秀者為英獸之群特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者
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氣過人謂之雄

藉口藉手

藉手本俗語然亦本於藉口東坡跋邢敦夫賦云斯
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按左傳成公二年曰若苟有
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杜預注云藉薦復白
也孔穎達曰禮承玉之物名為繅藉藉是承薦之言

故為薦也復者報命於君故為白也言無物則空口
以為報少有所得則口為藉故曰藉口服虔曰今河
南俗語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然左
氏襄公十一年云苟有可以藉手則知非俗語也其
來久矣

黃鳥

杜詩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盖用齊虞炎玉階怨
云紫藤拂花樹黃鳥度青枝

弱枝棗朱仲李

王彥輔塵史云李善注文選於潘岳閒居賦周文弱

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善以未詳彦輔以出王子年拾遺日記北極有岐峯之陰多棗樹百尋其枝莖皆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夫以岐乃周文所居又棗枝莖皆虛核細而柔任昉述異志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以上皆王說予按王子年本傳子年隱於東陽石李龍之未遷于倒獸山荷符堅累召不起以晉史考之石李龍始以成帝咸康元年僭位至廢帝太和六年死潘岳事西晉孝武帝及惠帝朝遷給事黃門侍郎其作閑居賦乃其時也然則子年所作拾遺記

岳未及見必矣而彦輔以為用其事何耶以予觀之岳所用周文棗事雖與子年所載同第恐又出他書不只見於拾遺記耳不然豈有未為拾遺記數十年前而斥之以用其事耶予後讀西京雜記云初脩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木棗有七種其一弱枝棗予意岳用此

東方朔為歲星

杜子美贈鄭十八詩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舊注曰俗謂方朔為太白星非也予按班固漢武故事并西京雜記並云東方朔死上疑問西王母

使者使者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故夏侯孝若画贊云神變造化靈為星辰也

俾倪女牆

春秋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預注曰陴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孔穎達曰陴城上山

牆俾倪者看視之名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名云

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轉作睥睨梁王筠和新

渝巡城詩云累愚分晚色睥睨連秋露故杜子美詩

云連連睥睨侵又南極詩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

據刻本察文勢補

曠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河池暗與溝塹合山色遙

將睥睨連徐敬業登瑯琊城云登陴起遐望莊子維

逢蒙不能睥睨

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

春秋左氏傳襄公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傳於堞

注云堞女牆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于巢巢牛臣隱

于短牆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癸攻崔氏堞其宮而

守之注曰堞短垣也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皆一

物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俾倪女倪圍牆也釋

名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如丈夫也

不夜對言風謂
未夜身月言其
高也豈以不夜
為地名則言風
何指

故杜子美上白帝城詩城峻隨天壁樓高望女牆劉
長卿登^餘千古縣城云官舍已空秋草綠女牆猶在夜
烏啼劉禹錫詩云夜深猶過女牆來韓偓^偓故鄉云塞
鴈已侵池籩宿宮鷓猶恋女牆啼此學長卿也

解道康齊地記曰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出見
於東方故東萊立此城以不夜為名方悟杜詩無風
雲出塞不夜月臨關之句文見前漢地理志顏師古
注

山魃一足

廣異記云山魃嶺南皆有一足反踵手足皆三指雄
曰山犬雌曰山姑夜叫人門雄求金繒雌求脂粉故
杜有懷台州鄭司戶詩云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

東坡贈眼鑿主生彥若詩云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
曲按龍樹王菩薩眼論有五輪血風氣水肉五輪應
五臟也

玉粒

王子年拾遺記圓嶠之山名環立上有方湖千里多
大鵠高一丈羣飛於湖際採不周之粟於環丘之上

生稔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故杜茅堂檢校收稻
詩云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又云玉粒定晨炊紅
鮮似散霞之句

玉盤

梁沈約應詔詠梨詩云摧折非所恠但令入玉盤又
梁簡文帝朱櫻詩云已麗金釵瓜仍美玉盤橘故杜子
美嚴公枉駕詩云竹裏行厨洗玉盤何遜輕薄篇亦
云象牀香綉被玉盤傳綺食

滄洲趣

謝元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詩云既歡懷祿情

復協滄洲趣李善注曰楊雄檄美賦云世有黃公者
起於滄洲怡神養性與道浮游方悟杜子美劉少府
山水障歌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画滄洲趣

奕棋

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趙政注曰奕博也或
曰圍棋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又注曰有人名秋據
趙氏注以博棋兼論是未曉其義也予按春秋襄公
二十五年左氏傳太叔文子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奕
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
而弗定乎杜預注云奕圍棋也楊雄方言曰圍棋謂


之奕白閔東齊魯之間皆謂奕故說文奕從言疎
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
其耦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棋為子也以
子圍而相殺故楊雄杜預云圍棋

無射大鐘

魏收集有聘遊賦其曰珍是淫器無射高懸者人多
不解蓋收仕東魏嘗聘蕭梁作此賦耳按周語景王
二十三年鑄大鐘名無射伶州鳩諫之而不听者也
秦滅周其鍾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
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鍾猶在故收賦

得而載之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太常寺
至十五年敕毀之隋志不言其詳惟高祖紀云十一
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妖變悉命毀
之

丹書鉄契

漢高祖紀曰丹書鉄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功臣表
云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無注解予按
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左傳曰初豹謀也着於丹書
杜預注曰盖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孔穎達正
義曰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

為藉其卷以鉛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掌上纖腰

陳江總怨歌行云新梅嫩柳未障羞情去思移那可
留團扇篋中言不吝纖腰掌上詎勝愁按梁羊侃性
豪侈有彈箏人陸大喜着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
腕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儻

倚據

韓退之石鼓歌曰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據星宿遺羲
娥洪慶善辨之曰上音奇下之石切來俊臣倚據諸
武予以退之非用此按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

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據利病李
善引說文曰倚偏引也張銑注曰倚偏據拾上居綺
切下之石切言偏拾人善惡蓋退之所用實本此也
然倚一字子建蓋用左氏襄十四年諸戎倚之杜預
注曰倚其足也陸音居綺切又前漢書班彪傳曰昔
秦失其鹿劉氏逐而倚之師古注曰倚偏持其足也
音居蟻反皆作側音洪氏音奇非是

短褐短褌

韓退之馬厭穀曰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粃女被文繡兮
士無短褐洪慶善辨曰按列子云衣則短褐食則糝

襦音義引方言襦複褊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
襦說文云粗衣襦也又褊褊短者謂之襦褊荀子作
整褊注云童豎之褊漢書云襦褊不全注云襦童豎
所著布長襦也褊毛布之衣也杜子美云賜浴皆長
纓與宴非短褊及短褊風霜入還丹日月遲皆作長
短之短蓋方言褊褊短者謂之襦褊則短義亦通抑古書
自有作短褊者予未之見耶以上皆洪說予按文選
班彪王命論曰思有短褊之襲褊石之畜張銑注曰
短褊麤衣也韋昭曰短為襦襦襦也毛布曰褊李善
注曰短丁管切退之與子美皆熟文選李善既以短

為丁管切而韋昭又以短為襦則褊短之為長短之短
自有明據蓋慶善偶忘文選耳今彪傳皆作襦褊惟
選不然襦音常恕切

虛北

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
擲虛北洪慶善曰北谿谷也古詩云哀壑叩虛北予
按古詩之意虛北當是壑中之窟穴耳所以老子曰
玄北之門是為天地之根然大戴禮以丘陵為牝谿
谷為牝洪取大戴之意耳

么麼

韓退之寄崔^立因之詩云乃令千里鯨么麼微螽斯洪
慶善曰^亡果切么麼細小貌班彪曰么麼不及數子
予按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麼莫可切然洪以
細小無論么麼非矣鷓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么麼
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雄傑動則明白

麥秀薪弓麥秀漸漸

李善注枚乘七發曰麥秀薪弓雉朝飛引宋玉笛賦
云麥秀薪弓鳥華翼非也予按尚書大傳曰微子將
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薪^之禾黍之蠅也曰
此故父母之國云云謂之麥秀歌曰麥秀漸^之弓

禾黍油^之彼狡童子不我好^仇蓋宋玉笛賦亦本此
耳薪埤蒼曰麥芒也而大傳序與歌薪^漸曰二字不同
何耶薪五臣音子無切李善音慈歛切蠅油序歌二
字亦不同

居楔

^{增廣}

^找

韓退之進學解楔字^{增廣}韓集注曰楔音屑^找也予曰非
也此蓋從韻略所注按陸德明音義是古黠^點反爾雅
曰楔謂之楔^點疏曰楔者門兩旁長木一名楔李廵曰
楔謂相上兩旁木禮記玉藻云君入門士介拂^找楔鄭
氏注曰楔門楔也凡退之所言八物各見於禮記爾

雅惟居一字無之爾雅宮室類雖言坳端止謂堂角

端而非居也予按齊顏之推家訓載古樂府歌百里

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糜今曰

富貴忘我為引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閔壯也所以止

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壯木作薪炊

耳聲類作糜又或作居然則居者閔壯耳所以退之

配以椳闈楔皆門所用也前注以楔為代非也者概

也概者闈也退之不應重用概義

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不

西清詩話記熙寧初張侍郎扶以二府成詩賀王文

公和曰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示陸

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據故實而

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闢雞

聾句感恩慙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耶乃知前人

以用事一字偏枯為倒置眉目反易中裳蓋慎之如

此以上皆西清說予嘗以此論近諱蓋荆公用蕭何

事乃漢嘗賜蕭何等北闕大第今二府成乃切題若

以蕭何功第一則次第之第非第宅之第或又牽彊

云借第以對臺唐人有此格此蓋不知漢嘗賜第事

故作此語耳所恨未知正出處只具於唐李郢詩注

郢有奉陪裴相公重陽日遊安樂池亭詩云絳霄輕
團翊三台秘阮襟情管樂才蓮沼昔為王儉府菊籬
今作孟嘉臺寧知北闕元勳在却引東山舊客來自
笑吐茵還酪酏日斜空從絳衣迴郢於第五句下注
云漢賜蕭何等北闕大第以郢猶能知之孰謂荆公
捨此而反舉第一之事為對耶况荆公上魯公詩云
且開京洛蕭何第未泛江湖范蠡舡以此証之則非
闕第一之第甚明

吹炭序

齊顏之推謂百里奚歌吹炭序吹當作炊煮之炊以

火可吹燔亦可吹炭
序不可吹類說非炊
為是何必曲為之說

門壯木作薪炊耳予謂作吹其義亦通炭序作薪以
為火則有吹之義漢書趙氏無吹火焉木玄虛海賦
曰燔炭重燔吹烟九泉李善曰吹猶然也烟光也言
火之光下照九泉

疏鑿

郭璞江賦曰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乃悟杜子美禹廟
詩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所本

稍雲

吳都賦稍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謂竹也故五臣注
曰言雖稍雲之高亦不能踰也李善引漢書天文志

曰見梢雲其說梢如樹也予讀韓退之詩梢：新月
偃嘗疑梢字乃知梢月亦如梢雲也更俟識者訂之

饕餮

顏之推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項條項條不如
老饕此言老人雖有壽相不如善飲食也故東坡老
饕賦蓋本諸此然左氏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
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注
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何耶無乃與東坡之說特耶
予又按漢服虔引神異經云饕餮獸名身如羊人面
目在腋下食人然則饕餮均能食人且字皆從食雖

不以財食分別亦可矣惟離騷經衆皆競進以貪婪
兮憑不厭乎求索愛王逸注云圖財曰貪愛食曰婪蓋
此二字或可分別以貪字從貝故耳

跋扈畔換

後漢梁冀跋扈將軍跋扈字見詩註毛詩曰無然畔
換鄭康成曰畔換猶跋扈也按與跋字通故西京賦
睢盱跋扈前世學者未有不讀箋注自本朝罷聲律
而後學者不復知有箋注矣故文字時有不能知其
來處畔換今本詩皆作畔援班固高帝紀贊曰項氏
畔換常昭曰跋扈也

弯碕臨砌

王荆公弯碕詩云石梁茅屋有弯碕流水澌澌度兩
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按左太冲吳
都賦左稱弯碕右號臨砌此言建業離宮也故李善
注曰弯碕臨砌閣闈名李周翰注曰弯碕臨砌皆險
峻也二注不同何耶

明駝

洪駒父詩話云古樂府願得明駝歸故鄉今本明作
鳴非是酉陽雜俎謂世傳明駝千里脚謂駝卧屈足
腹不著地而漏明最能遠行以上皆洪說予按朝野

洪引酉陽雜俎
屈足漏明故
作明未嘗引
駝事何必引
李氏為証以
駝父偶忘非也

僉載云後魏文帝定四大姓李氏恐不入四姓李氏
夜乘明駝至洛時四姓定訖故人謂之駝李氏明駝
事又見此乃知駒父偶忘此事

漆若何

杜氏田父嗟膠漆為潼關棄甲也左傳縱其有皮丹

漆若何

擅一壑之美

晉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所之欲而古之逸民輕

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權擅一壑之美豈不以

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芬華哉荆公詩我亦暮年專

一整忽逢車馬便驚猜蓋用此
媒藥媒蝎
葉少蘊云漢書司馬遷救李陵之言曰全軀保妻子
之臣從而媒藥其短孟康注媒酒敷藥麴謂釀成其
罪蓋齊人名麴餅為媒宋景文好造語於唐新史記
程元振惡李光弼乃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其別有據
耶抑自為之也春秋外傳有云雖蝎諧焉避之者蝎
音曷木蠹也言諧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
奇矣以上皆葉語予考唐書宦官列傳又云如媒而
成如蝎之蠹審此則景文果用此也然少蘊所援春

秋乃國語

櫓或作櫓

千櫓字復古編以櫓字或作櫓賈誼過秦論伏尸百
萬流血漂鹵乃知古櫓字無木後人增之耳故文選
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引伏屍千萬流血漂櫓止作
從木與史記前漢過秦論鹵字不同通典用鹵簿則
戰楯在外刀楯在內以此知鹵乃千櫓之櫓無可疑
者其曰簿者籍記之稱也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
奉引太僕卿大將軍叅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
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

簿蓋鹵簿始於武帝其稱曰官有其注則其為籍記
干櫓之稱又可知也應劭亦有漢官鹵簿圖常昭曰
檣大楯圓蘇鶚演義以鹵者鼓也簿者部也臆說無
取
蜘蛛蝴蝶占喜
歐陽文忠公詩云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佳
人自注云李賀詩東家蝴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
婦賀蓋用李淳風占怪書云蚨蝶忽入宅舍及帳幕
內者主行人即返又云生貴子吉
鳥自呼名

東坡詩云花因識面嘗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按北
山經蔓聯之山有鳥焉羣居而朋飛其毛如雌雉名
曰交鳥而其名自曰呼食之已風

雙賜筆

杜子美詩云合必雙賜筆按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
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工作楷

醉如泥

後漢周澤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
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按
釋官小說南海有虫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

則醉如一堆泥然

三百六行蛇入古桐

賈浪仙主長江簿有題長江詩云婦吏封宵鑰行蛇

入古桐桐在縣廳前大觀中縣令胡同老惡其枯枿

斫去其不好事如此

畫角鷹

杜子美賦姜楚公畫角鷹本綿州司錄廳照屏皇祐

中任是官者竊去易以他畫

花梁畫早梅

前輩詩不苟作也如崔櫓梅詩云初開已入雕梁畫

未落先愁玉笛吹人徒知下句取古樂府有落梅花

曲殊不知上句亦用陰鏗其新成安樂宮詩云砌石

披新錦花梁畫早梅

畫紙為棋局 獻針作鈞鈞

杜子美詩云老妻畫紙為棋局出東晉李秀四維賦

曰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為局截木為棋

又詩云稚子獻針作鈞鈞出楚辭曰以直針而為鈞

維何魚之能得

麗人行

梁沈約有麗人賦略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似

月嬾婉如春故杜子美有麗人行

穠李落梅

蘇味道上元詩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上句取梁
蕭子顯美女篇曰繁穠既為李照水亦成蓮下句取
樂府落梅花曲

笑林

秘閣有古笑林十卷晉孫楚笑賦曰信天下之笑林
調譔之具官笑林本此

雨絕天

梁張率長相思詩曰長相思久離別美人之遠如雨

絕獨延^好心中結蓋用晉潘岳哀詩云摧若葉落樹

邈若雨絕天郭璞詩云君若秋日雲妾似突中烟高

下理自殊一乖雨絕天汪彥章表云生平慙直不隨

世俗於雷同歲晚棲遲乃望君門而雨絕

書來訪死生

陳後山別張芸叟詩云此別時須問生死孰知詩律
解窮人韓子蒼送張右司詩云遙知此別常乖隔莫
惜書來訪死生或者謂用柳子厚與王參元書云因
人南來致書訪死生非也蓋本出梁王僧孺送商何
兩記室詩倘有還書便一言訪死生

腕將脫矣

齊任昉集有小桂郡刺史鄧阿魯記云時京師臺閣
文帙遭火無遺詔郡國悉上民間所藏阿魯為郡小
吏差送圖籍至京奏乞書吏二百人口占分授并自
布籌敏速如飛吏曰告公緩之腕將脫矣乃知唐書
蘇廷碩傳所載明皇平內難書詔填委獨廷碩在太
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
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祖任昉語也

鳴蛙鼓吹

黃豫章薄酒云傳呼鼓吹擁部曲何如春水一池

蛙余按僕射王晏嘗鳴鼓吹候孔稚圭聞蛙鳴晏曰
此殊聒人耳稚圭曰我聽卿鼓吹殆不及此出齊陽
玠談藪

要路津

杜子美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盖用古詩何當策
高足先據要路津

身輕一鳥過

杜子美身輕一鳥過鎗急萬人呼盖用虞世南侍宴
應詔詩云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然

封事

杜子美詩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按漢置八儀密
奏陰陽皂囊封板故曰封事又魏相傳故事諸上書
者皆為二封署置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云

有狐綏綏

衛詩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毛曰綏匹行貌按禹年
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辭曰吾之娶必有應
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
者其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白狐九尾麗成
子家室我都攸昌於是娶塗山女乃知稱狐而以綏
云者禹時已有矣出呂氏春秋

杜子美詩冥冥江雨

杜子美詩冥冥江雨熟楊梅冥冥江雨蓋用梁范雲

巫山高云冥冥暮雨歸

酌酒

杜子美詩把酒宜深酌蓋用庾信王褒餉酒詩云開
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白雲邊

杜子美詩送老白雲邊蓋用梁簡文帝虎窟山寺詩
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

春草隨青袍

杜子美詩江州亂青袍春州隨青袍盖用古詩青袍
似春州長條縱隨風舒周庾信哀江南賦云青袍如州
白馬如練

閩東絹

杜子美詩我有一疋好東絹閩東絹也梁庾肩吾吞
武陵王賚絹啟曰閩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絹

端能幾字正

陳後山除秘書省正字賦詩云端能幾字正敢恨十
年遲按唐明皇御勤政樓時劉晏以神童為秘書正
字年方十歲明皇問晏曰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

下字皆正惟有朋字未正得

久苦諸君

荆公字說成後賦絕句云久苦諸君共此勞按李密
兵敗謂王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請
以謝眾

山色有無中

東坡水調歌頭云長記平山堂上敬枕江南烟雨香
香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盖歐陽文忠公
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東坡盖指
此也然王摩詰漢江臨汎詩已嘗云江流天地外山

色有無中歐實用此而東坡偶忘之耶

海水立

蔡條西清詩話云杜少陵文自古奧如云九天之雲
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空而留
六
龍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皆磊
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
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此以上
皆說予按長水校尉閔子陽謂天去人尚遠而黑風
吹海蓋東坡博極群書無用乎此正如雪詩云柳絮
才高不道鹽人徒知用撒鹽空中差可擬而不知無

用南史但不道鹽耳故事也

龍尾道

清獻趙公嘉祐六年言陳旭與御藥王世寧通家親
戚用是遷副樞未行遂丐出知虔州有詩云乍辭龍
尾道來刺虎頭城蓋唐舍元殿前龍尾道自平塔地
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焉
西垠欄悉以青石為之故謂之龍尾道見賈公談錄
公既出而旭亦罷其謝致任表云且虔雖遠方而衢
乃便道過家上冢懇章盡得於哀榮跋山涉川之任
敢辭於黷險而况樞臣報罷物議有歸廣聖君從諫

之名遂微臣納忠之志蓋公乃衢人也
沉著痛快

豫章先生政王右軍文賦云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
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惜大槩十字中有三四
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著痛快之語但難為知音爾
蓋謂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著痛快

鵲尾香爐

東坡詩有夾道青烟鵲尾爐按松陵唱和集皮日休
寄華陽閨竹詩云鵲尾金爐一世焚注云陶貞白有
金鵲尾香爐又珠林云宋吳興人費崇先少信佛法

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費崇先事又見王琰
冥祥記

荔枝楊梅盧橘

梁蕭惠開云南方之珍惟荔枝矣其味絕美楊梅盧
橘自可投諸藩溷故東坡詩云南村諸楊北村盧直
與荔枝為先驅

現者如堵墻

世說衛玠從豫章至都下人久聞其名現者如堵墻
故杜子美詩集賢學士如堵墻現我落筆中書堂

杜石笋行

杜石笋行雨多往：得瑟：按華陽記開明氏造七
寶樓以真珠結成簾漢武帝時蜀郡遭火燒數千家
樓亦以燼今人往：於砂土上獲真珠又趙清獻蜀
郡郡翻事故石笋在衙西門外二株双蹲云真珠樓基也
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為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
珠翠碧貫之為簾後推毀陸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
雨其前後人多拾得真珠瑟：金翼異物今謂石笋
非為樓設而樓之建適當石笋附近耳蓋大秦國多
琴琳琅玕明珠夜光壁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
物則此寺大秦國人所建也杜田嘗引酉陽雜俎謂

蜀少城飾以金壁珠翠桓温怒其太多焚之之事為証
非也

胡奴

杜詩有示獠奴阿段云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
虎豹群蓋謂其子也按世說陶胡奴為烏程令注云
胡奴陶範字侃別傳曰範字道側侃第十子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
書秘書監何法盛以為第九子

嘯喏

柳子厚卷晉問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嘯喏按魏公子
無忌列傳公子曰晉鄙嘯喏宿將往恐不聽上音烏

百反下音莊白反啗聲也左傳行扈啗又音子
夜切廣雅曰啗鳴也漢光武贊曰啗日亦用此字
嘖廣韻云嘖噴大喚亦聲也

主人翁

韓退之燈花詩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按范曄曰
主人翁習知之

月蝕於蝦蟇

盧仝月蝕詩云傳聞古老說月蝕蝦蟇精按龜策傳
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
見食於蝦蟇

祿山兒

豫章中興碑詩明皇不作包荒計顛倒四海由祿兒
按祿山事迹云正月二十日祿山生日賜物甚多後
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錦綉綳縛祿山令內人以
絲鞞繫定宮中歡呼動地明皇使人問之報云貴妃
與祿山作三日洗兒明皇就現之大悅因賜貴妃洗
兒金銀錢物極歡而罷因是宮中皆呼祿山為祿兒
不禁其出入

公牒

顏延之詩云測思躋愉逸公牒情浮賤注云公牒隨

牒也予按王衍曰隨牒推移遠至於此

淄塵染素衣

謝元暉酬王晉安詩誰能久京洛淄塵染素衣予按
陸士衡為顧顯彦先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
淄謝本此

夜航船

樂府有夜航船政謂浙西耳皮日休吞陸龜蒙詩云
明朝有物充君信播酒三瓶寄夜航

玉盤承露

唐裴漉題青龍寺白牡丹絕句云長安豪貴惜春殘

爭賞新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
看按廬山記山有三石梁廣不盈尺俯瞻無底吳猛
將弟子過此梁見老翁坐桂樹下以玉盃承甘露與
猛

遷次

陳氏詩云今日何遷次按左傳羊圍尹蓋對曰廢尹共
積一日遷次杜詩云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

皋橋客死

蘇子美謫死姑蘇江鄰幾作詩云即卹獄冤誰與辨皋
橋客死世同悲按吳郡圖經續記云皋橋在吳縣西

北臯伯通字奉卿所居之地也伯通為漢朝議郎卒
葬胥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塚音漢梁鴻娶孟光同至吳
居伯通廡下為人偵春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
鴻卒又為葬之哀江南賦云臯橋羈旅謂此古今謂
江善用事者以此

白雲司職

胡武平宿賀晏元獻轉刑部侍郎啟云紫詔疏恩白
雲登秩孫逖行裴敦復刑部尚書制云俾踐白雲之
司按左氏傳知子曰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
職林注云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為青

雲夏官為緡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
雲故類要刑部圖白雲司職人命是懸而白樂天詩
亦云清光莫獨占亦對白雲司乃秋官詩也劉禹錫
送鶴詩昨日看成送鶴詩高籠携出白雲司李嘉祐詩
漏長丹鳳闕秋冷白雲司是也

別分子將打衙頭

沈存中在延安作口號云別分子將打衙頭按唐僖
宗光啟三年魏博節度使樂彥禎其子從訓聚亡命
五百餘人為親兵謂之子將也

五百弓一牛鳴

王荊公詩靜占寬閑五百弓又詩云白下亭東鳴一
牛又詩潮溝直下兩牛鳴按唐西域記云夫數量之
稱謂踰繕那舊曰由旬踰繕那者自古聖主一日軍
行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教
所載惟十六里窮微之數分一踰繕那四十里為八
拘盧舍八拘盧舍者謂大牛鳴鼓所極聞拘盧舍分
一拘盧舍為五百弓分一弓為四肘分一肘為二十
四指分一指節為七宿度乃至虱蟻隙塵牛毛羊毛
兔毫銅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為極細塵極細
塵者不可復析即歸空故曰極微

楊雄反騷

楊雄反騷云有周氏之蟬嫣子或鼻祖於汾隅注鼻
始也余以為未盡其義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
人之初生謂之首也梁孟謂鼻為初或謂曰始祖為
鼻祖者其義如此

公家魯直不解事

陳後山贈黃知命詩公家魯直不解事愛作文章可
人意按楊修答臨淄侯云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
一書悔其少作

王荆公答劉原父書稱鄙宗夷甫按楊修答臨淄侯云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乃知前輩雖鄙宗二字亦有所本也

天雨流行滄溟自蕩

東坡啟云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本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或者以天雨流行皆有來處而滄溟自蕩莊子本文無之殊不知謝朓辭隨王牋云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

衆心回春栢再榮

東坡在海南作東莞縣資福禪院阿羅漢閣偈云五

百大士栖此城南金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榮

鉄林東來閣乃成實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夜

明三卜襲吉誰敢爭内翰吳弁正仲云予至東莞恭

武文通為言僧祖堂者先住寺未幾謝去東廡有二

栢枯死衆迎堂再至栢復榮茂人皆異之始營閣東

至鉄竈塘山南黃氏家前夕黃夢羅漢僧行化旦起

祖堂來黃厚具資糧入山獲巨木閣遂以成乃走德園州

求碑於東坡諾之矣心欲以犀帶所易得佛腦骨

出舍利薦以白玉壁施之而未言也祖堂歸累月一

夕夢赤蛇吐珠白壁上驚悟曰蘇公之文且成矣即

往速之且告以夢坡大喜出腦骨舍利壁視之祖堂
因請歸作金銀琉璃窰堵坡藏閣上遂併付之仍別
作舍利塔銘文

出九入十

世俗博戲有出九入十之說謂之攤賭故律云諸博
戲賭財物并停止出九和合者各令眾五百豫章詩
食肉傾人如此出九

盤渦谷轉

郭景純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顏李善云渦水旋流
也故杜子美有詩云盤渦與岸回是也

逝湍奔峭

謝靈運七里瀨詩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李善引
淮南子曰岸峭者必危阨許慎曰危落也然奔亦落也
故杜子美詩云奔峭背赤甲者也

蜀運茶馬利害

蜀茶摠入諸蕃市胡馬嘗從萬里來蓋元豐末陸師
閔提舉川陝茶馬運茶抵陝蜀人苦之中丞蘓轍御
史呂陶以為言司馬丞相建遣戶部郎官黃庶往察
視同省皆云一筆勾斷歸來作從官既堂薛黃云容
到彼觀看利害方敢奏陳既至知得馬為利運茶為

害乃奏乞置鋪兵官運茶以寬民力大忤宰執之意
就委措置行之未幾公私果以為便故詩云兩猾論
兵幾敗國蓋此為王中正俞允作也

廬江王姬

新唐書王珪傳他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
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兵其夫而納其室何
有不^遊止乎珪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耶非耶帝曰殺
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舊唐書亦同然皆不載
其詳按廬江王^瑗寵姬亭：本賈人妻有殊色瑗殺
其夫而納之瑗敗入宮復侍太宗出亭叙謝

咄嗟咄嗟

宋景文公筆記云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吁李太
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
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休作休^事記又用之修書學士劉
義叟為余言晉書咄嗟而辨非是宜言咄喏而辨然
嗟咄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耳已上皆宋
說也余按孫楚詩云三命皆極咄嗟安可保李善引
蒼頡篇云咄嗟也說文曰嗟驚也咄丁忽切啐倉憤
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乃知^宋困為是而利劉
為非

金盤玉杯

太平廣記載神仙傳麻姑至蔡經家園見王遠為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厨皆金盤玉盃故杜詩云花裏行厨洗玉盤

仙人九節杖

神仙傳王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遙十數年未嘗見開之一夜天雨晦冥遙使錢以九節杖負此篋將錢出行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故子美望岳詩云安得仙人九節杖柱倒玉女洗頭盆

僧為上人

唐時多以僧為上人曰杜子美已上人茅齋是也按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稱一麓不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青精飯

神仙王褒傳太極真人以太極青精飯上仙靈方授之可按而合服褒按方合鍊服之五年色如少女杜詩借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是也

八字山

晉方士戴洋語庾亮曰武昌土地有小無林正可圖

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数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
創立宮城至于己酉還下秣陵園見陶公亦涉八年
土色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蒲邠老江
口詩云八字小頭鴈武昌江上魚
明窓塵

李太白草創大還贈柳官迪詩云彷彿明窓塵死灰
同至寂按古蒿子述金液歌云日魂月華二氣真含
胎育子身甚神變化欲終君自見分明化作明窓塵
注云狀若明窓塵也金液歌蓋本金碧經云神室者
丹之樞紐也非世間五金其丹如成狀若明窓塵服

之灌入三丹田中即人身中三丹田是也

前路資糧

藏經中有俱舍論載頌曰欲往前路無資糧來往中
間無所止東萊先生呂居仁臨終詩云病知前路資
糧少老覺平生事業非蓋用前語

王宰画山水松石

杜子美戲題画山水圖歌自注云王宰画丹青絕倫
其詩云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
王宰始肯留真跡余按画断云唐王宰者家于西蜀
正元中韋臯以客禮待之画山水樹石出于象外常

于席夔廳見圖一障臨江雙松一栢古藤紫遶上盤
半空下著水面千枝萬葉交查屈曲分布不離或枯
或茂或垂或直葉疊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難凡目
莫辨又於興善寺見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風雲
物八抑入節四時於一座之內妙之至也小水松石並為
上上之品

江山之助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云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
奧府畧語則闕說則煩然屈平所以固風騷之情抑
亦江山之助手故唐張說至岳陽詩益凄惋人以為

得江山之助也

五粒松當作五鬣

故友姚寬令威言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五鬣者
言如馬鬣形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新香幾粒洪崖
飯未詳其義余按藥性論載蕭炳云松有五葉者一
叢五葉如欵名五粒松道家服食絕粒又案本草圖
經云方書言松為五粒字當讀為鬣音之誤也言每
五鬣為一葉或有兩鬣者七鬣者三鬣者今據圖經
粒字當作鬣訛為米粒之粒然五代史鄭遨傳云遨
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

從居華陰欲求之此直云五粒松脂以是知其訛有
自矣

欲談前事恐無人

文文潞公嘗曰人但以彥博長年為慶獨不知閱世
既久內外親戚皆止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接皆邈
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王立之喜蘇黃門送因歸洛
詩云遍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殊不知蘇
黃門叙潞公之語也

心跡雙清

杜詩心迹喜雙清蓋本謝靈運齋中讀書詩矧乃歸

山川心跡雙清

平仲君遷本二木名

陸龜蒙寄南海二同年詩庭中必有君遷樹莫向空
臺望漢朝注交州記朝臺尉他望漢所築余按吳都
賦平仲君遷二木名也注云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
遷之樹子如瓠形廣州有之本草云君遷樹高丈餘
子中有汁如乳而白

簡易字有出處

新唐史韋宙守洪政簡易人便安之陳之茂守豫章
疑簡易無所本余曰唐羅浮王生人或問為政難易

生曰簡則易然揚雄長楊賦亦云出凱弟行簡易
斷自天筆

杜謝陽葛詩自天題處濕當處暑著來輕蓋孔穉圭
表云聖照元覽斷自天筆

博元懸於投

豫章和東坡韻送李象下策云博懸於投不在行按
班固奕指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裴駟謂投：瓊也
見蔡澤傳

斷腸聲裏唱陽關

豫章題陽關圖絕句斷腸聲裏無聲画：出陽關更

斷腸按李義山贈歌妓詩云紅綻櫻桃含白雪斷腸
聲裏唱陽關豫章所用也

東坡詩
無底籃

呂居仁贈僧詩云莫言衲子籃無底盛得小南骨董
婦廣燈錄契魂禪師上堂僧問古言路逢死蛇莫打
殺無底籃子盛將婦蓋取此也

東坡詩
婆目集

崔德符以所作詩文目曰婆目集蓋取四子講德論
婆目謳吟鼓腹而笑

天洗兵風雲而來心大雨者宜坐若曰此非

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
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故杜子美有洗兵馬行
叩檻出魚鼈

東坡詩叩檻出魚鼈時取一笑案按柳子厚河間傳曰

遂入禮隄州西浮菡兩池間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間
為一笑

酒盡卧空瓶

東坡病中大雪詩飲雋瓶屢卧趙夔注云歐陽詩不
覺長瓶卧趙夔注云張藉詩酒盡卧空瓶

花照眼

杜子美詩花枝照眼句還成蓋本於梁武帝春歌階
因香入懷庭中花照眼

不翅酒過多

杜子美詩方駕曹劉不翅過見王仲宣公宴詩見春
良不翅守分豈能違李善注言上見恩遇不翅過於
本塾家語子曰愛人之謂德教何翅惠哉不翅猶過
興也

周顥宅作阿蘭若

王荆公草堂懷古詩周顥宅作阿蘭若按顥傳云顥
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又云清貧寡慾終日

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故其詩云昔遭衰世皆悔
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
足困圖葉少蘊云杜詩久為野客尋幽憤細學何顒免
興孤何顒後漢人見黨錮傳蓋義俠者與詩意不類
當作周顒周何字相近而訛顒奉佛有隱操殆信然
耶不

叢竹當封瀟灑侯

張右史文潛竹詩晨：墻陰竹數竿秋風盡日舞青
鸞平生愛爾綠瀟灑酒莫作封君渭上看潘邠老問張
曰渭川千畝竹皆與千戶侯得非困此耶張曰非也

陸龜蒙詩云叢竹當封瀟灑侯

琅璫

韓子蒼夏夜廣壽寺偶書云城郭初鳴定夜鍾苾芻
過法盡堂空移床獨向西南角卧看琅璫動晚風按
顏之推家訓後漢司徒崔烈以銀鐺鏤上音狼下音
當銀鐺大鏤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
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鏤三公脚力撞僕射頭蓋
誤也顏所引銀鐺字皆從金子蒼所用字皆從玉仍
以銀鐺為鈴鐸而非鏤也子蒼博極群書恐當別有
所本洪龜父亦云琅璫鳴佛屋

蘭亭序

王羲之蘭亭曲水詩序所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者
蓋謝安謝萬孫綽徐豐之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肅
之王徽之袁嶠之却曇王豐之華茂庾友虞說魏滂
庾蘊孫嗣曹茂之曹卞迪桓偉王立之王蘊之王渙
之共二十六人因羲之至袁嶠之各為四言五言詩
一篇而孫綽為之後序

綺襦紈袴

漢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群在綺襦紈袴之間非其
好也任昉彈劉整云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注云

死 綺襦紈袴謂外戚驕奢之服也故詩注云紈袴不餓

摩蒼天

東方朔七言折羽翼兮摩蒼天魏文帝芙蓉苑池詩
脩條摩蒼天故李賀詩云殿作前賦聲摩空

豫章之西境為西昌縣俾縣令治其地蓋今石頭是也及觀韓退之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詩則自晉以來知其為石頭至退之時又知其嘗為驛也其大略如此後又云自洪喬而知有此山至退之而驛之名始傳然則石頭之名汪彥章徇流俗之失竟以為洪喬投書之地失之矣予嘗辨之蓋江南有兩石頭鍾山龍蟠石頭虎踞與夫王敦蘓峻之所據者此隸乎金陵者也余孝頃與蕭勃即石頭作兩城二子各據其一此豫章之石頭也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蓋金陵晉室

所都下人士以美出守故因書以附之投之石頭謂美去都而投非抵豫章而投也後人以美嘗守豫章而豫章適有石頭故因石頭之名號投書渚矣意者將託洪喬之剛介以增重石頭殊不知豫章之石頭非金陵之石頭按梁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聲搖江西新吳洞主余孝頃應之遣其子守郡城自出豫章勃之別將歐陽頽軍苦竹灘陳武帝遣周文育總師唾手而擒頽勃時尚居南康麾下聞之斬其首以獻於是孝頃退走新吳帝遣文育黃法氈討之文育率衆軍入象牙江捨舟進據三陵卒為豫章內史

熊曇朗所賣無成功南康今虔州也新吳今奉新縣也三陂今海昏之墟落也象牙江今隸南^昌竹灘今隸豐城江西之江^北源於庾嶺而豫章承其下流南康苦竹灘象牙江蓋通一貫者也文育自象牙江而^趨三陂以今觀之正得間道蓋是時孝頃居新吳其子猶據石頭之舊柵法氈雖受詔見助而尚駐軍新淦文育若欲徘徊江許縱能擒舊柵之監子曾未擣新吳之巢穴且令屯營於三陂庶幾法氈順流而應之則首尾薄戰孝頃父子無遺噍矣不幸姦人得而賣焉子家江西往來洪撫之間又以法氈之為鄉人

也因史冊所書考石頭之誤俯江山之形勝想古人之所以倚伏往來者則石頭之險蓋有在矣而終不得與金陵並馳豈非所託非人哉

豫章之名

豫章之名舊矣在江左者有其地而非郡在江南者建郡而非春秋之時吳王闔閭六年魯定公之六年也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冬十月尅楚取居巢又明年吳將入郢其謀臣請因唐蔡而西冬十一月蔡侯吳子唐侯俱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囊瓦濟漢而陳自小別而至大別吳逆擊攻之五戰而及郢

嘗觀吳郡具區今平江之吳縣也楚都郢今富水也漢水自歸峽接流而為今漢陽軍蓋視吳為東九江自庾嶺兆源而洪州奠其南蓋視楚為西居巢今無為軍也闔閭之六年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明豫章瀕楚而巢適于吳故得而潛師也小別大別今鄂州之山漢水視之為東者也九年吳人舍淮汭而即豫章杜氏以為漢東江北地囊瓦方且濟漢而陳于小大之別則春秋之豫章為瀕楚在江夏之間審矣或者以六年之師因豫章以見州則其地必沿流之所而洪之為州蓋沿流者也九年舍舟而即

豫章且堅杜氏之說固以漢東之地為平陸雖有沿流平陸之異故以見舟者江南之豫章也殊不知吳視楚為西視江夏為少西而視洪則南矣見舟所以以張軍容也安能遠託大江之南而不近趨少西之地然則江南之豫章決無與乎春秋之時明矣

春秋豫章與今不相干

予江西人嘗考今之豫章非春秋之豫章然皆未得其定說已具於前矣最後予讀杜預孔穎達注疏而後知予之寡見也按左氏昭公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師杜預注曰定公二年楚人

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
楚師於豫章又相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
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
豫章又左氏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
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
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
江北者土地名云定公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
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楚師于豫章又相
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此
皆在北江淮南蓋後徙在江南之豫章以上皆經傳

與注疏所載予以杜孔注疏證江南之豫章無與于
春秋之豫章審矣漢志雖曰高帝置但年代濶遠文
字殘闕無從考見所徙之年月耳按宋武帝討劉毅
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
乃知春秋之豫章去江陵甚近與今洪州全不相干
戲下有兩音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戲下有兩音前漢高祖紀沛公
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黔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
又曰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注曰戲音許宜切亦
讀曰麾下衛青傳韓說為戲下轉戰灌夫傳馳入吳

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引高祖紀曰周章西入關至戲師古曰在新豐縣東今有戲水驛後漢郡國志京兆新豐東有戲亭以上皆王說予按左氏國語里革曰幽滅于戲常氏注曰幽王為西戎所殺戲山在西周孔穎達曰戲驪山之北水名也皇甫謐曰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漢家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為太子與幽王俱死于戲然則戲之得名春秋時已著不始於秦漢間也據韋孔所引雖山水不同要之以戲而兼名山水古來誠多有之不可以一為是也至觀國謂師古

不當以旗戲與地名同音此不足為第班固不當稱戲而以下繼之

巴字山水

宋之問送田道士使蜀後龍詩云蜀門峯勢斷巴字水形連又唐人詩云杜宇呼名切巴江學字流然則巴州因水得名矣予按杜佑通典硤州巴山縣古扞關楚肅王拒蜀處今縣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為名此又以江似巴字何耶然三巴記閬水東南流曲折三曲如巴字唐人有巴字江賦云初驚蠹蝕龍舟鱗次於波中乍若螢從漁火星分於度口乃知山形

似巴者非

孟諸

高適封丘作云我本漁樵孟諸野又平臺云孟諸薄

暮涼風起又云朝臨孟諸野按春秋左氏傳僖公二

十八年楚子玉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

麋杜預云孟諸宋數澤水草之交曰麋予按釋地云

十數宋有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

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澤數曰望諸禹貢豫州導荷

澤被孟豬孔安國曰孟豬澤名在荷東北水流溢覆

被之宋則今梁國也睢陽是已故鄭氏注亦云望諸

在睢陽麋涓通用

有二中牟

中牟有二在河南北之間不可不辨爾雅曰數中有

圃田郭璞注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趙世

家曰獻侯即位治中牟藻書地理志曰河南郡有中

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又曰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

魏分也通典曰滎陽郡中牟縣注云漢舊縣有圃田

澤荆河州數也趙獻侯自耿徙此又趙襄子時佛肸

以中牟叛即此也北十二里有中牟臺春秋定公九

年左傳曰晉車千乘在中牟杜預注曰今滎陽有中

牟縣迥遠疑非也予按左氏所謂車在中年非滎陽
之中年甚明杜預疑之甚當且晉世方治分河南為
滎陽郡中年屬之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境所及及
三家分晉中年屬魏則非趙所得都蓋趙獻侯治中
牟亦非河南之中年也考春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
中年論語佛肸為中年宰與定九年晉車在中年或
別是一中年當在河北耳臣瓚漢書音義曰臣瓚按
河南中年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為
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衛侯如
晉過中年按此之中年不在趙之東也按中年當在

溫水之上然則臣瓚亦以河南中年非此中年矣今
漢書地理志與通典雜舉而不辨焉使後學不能不
疑也

石城

王彥輔石城辨疑曰左太冲謂戎車盈于石城即金
陵之石頭城也世徒知於此而不知郢州之得名亦
同也故酈善長曰沔水南逕石城西城因山以為固
者是也蓋晉羊叔子鎮荊州日所立惠帝元康九年
分江夏西部就置竟陵郡至唐武_德四年置郢州于長
壽縣是則今之郢州昔之竟陵郡也以上皆王說予

按唐杜佑通典云郢州今治長壽縣歷代所屬與竟陵郡同二漢屬江夏郡晉宋以來竟陵郡地梁南司北新二州之境西魏分屬安州後周分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隋煬帝初州廢置竟陵安陸二郡唐併二郡為溫州後為郢州或為富水郡然則彥輔所謂武德四年置郢州於長壽縣是不察杜佑所謂後周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耶考佑云隋初州廢置郡至唐又併為溫州又為郢州則彥輔止據後來不究其前本耳唐書樂志曰石城樂者宋一作藏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為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

群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古今樂錄曰石城樂舊舞十六人其曲一云生長石城下開窓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蓋竟陵之石城其名甚著又通典云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且石城中有忘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辨胸臆

韓退之作韋處厚盛山十二詩序曰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洪慶善辨曰地理志云山南西道開州盛山郡本萬世郡義寧二年析巴東之盛山新浦

通川郡之萬世西流置天寶元年更名胸臆音潤蠢
地下濕多胸臆蟲劉禹錫嘉話云胸臆蚯蚓也常至
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上音屈下音忍集
韻云胸臆在漢中俗作胸臆非是以上皆洪說予按
漢地理志巴郡有胸臆縣顏師古注曰胸音劬後漢
郡國志巴郡胸忍亦只作此忍字蓋古文借用也又
按杜祐通典開州大唐置或為盛山郡盛山縣漢胸
臆縣地以三書考之蓋開州在唐為盛山在漢為胸
臆也漢書不著其義惟劉禹錫以其地出胸臆之虫因
以得名禹錫之說亦本許慎說文爾說文曰胸臆虫

名漢中有胸臆縣地下多此虫因以為名從肉旬聲
黃朝英云考其義當作潤蠢胸如順切臆尺允切與
洪氏禹錫所音不同然朝英禹錫慶善三人偶忘考
西漢地理志耳蓋師古以胸音劬此不可不辨

辨豪州字誤

洪慶善辨韓退之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曰豪今誤作濠唐地理志云濠初豪作元和三年刺
史崔公表請其事由是改為濠取水名也退之作記
在貞元十五年尚為豪諸本作濠誤矣以上皆洪說
予按杜祐通典濠州春秋末鍾離子之國至晉僑置

徐州安帝時置鍾離郡宋齊因之兼置徐州梁因之
北齊改為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為名濠音豪
煬帝復置鍾離郡唐武德八年為濠州或為鍾離郡
然則捷佑所言初不見豪字兼亦不本於唐自隋改
曰濠州矣况佑所上通典在貞元十年及稱因濠水
為名濠音豪其誤甚明以此知韓文作濠為是而所
以致洪之辨者地理志之失耳

辨鄆陵字音

開封府陽陵縣距東京一百六十里今陽音烟非是
按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鄆陵之後陸德明音

義曰鄆音偃然春秋魏唐曰鄆漢曰偃後漢晉隋曰
陽音焉亦音偃然則二字通用耳

蔣廟鍾山陵孫曲衍

唐徐堅其學甚博所撰初學記載揚雄九州箴內潤
州箴云洋洋潤州江山秀遠蔣廟鍾山孫陵曲衍江
寧之邑楚曰金陵吳晉因齊梁^晉六代都輿按丹陽
記蔣子文為秣陵尉破賊為賊所殺故吏忽見子文
乘白馬如平生孫權發使封子文為都中侯立廟鍾
山因改為蔣山此箴之所謂蔣廟鍾山也丹陽記云
蔣陵因山因為名吳大帝陵也輿地志以為臺當孫

陵曲行之傍故蔣陵亭亦名孫陵亭此歲之所謂孫
陵曲行也然雄死於西漢之末去此二百餘年矣何
以知之又况於六代乎予故以潤州歲非雄作甚明

鏡湖

會稽鑑湖今避廟諱本謂鏡湖耳輿地志曰山陰南
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
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始義之耳李太白
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綠且靜令人思鏡河終當過
江去愛此暫踟躕則知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
梁任昉述異記以為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

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瑩潔不生蔓草恐
或不然也陸贄月照鑑湖賦曰光無不臨故麗天並
耀清可以鑑因取鏡表名乃知湖以如鑑得名審矣

蜀石牛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
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秦
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糞金
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于成都
秦因遣張儀等隨石牛以入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
蜀人吳師孟醇翁題金牛驛^{詩以}辨之以詩云唱奇騰怪

可刪脩爭奈常情信繆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
得奠金牛萬重山勢重山勢隨坤順一勾天波到海流
自西據經違世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醇翁以通議大
夫致仕享年九十

三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于廣陵之曲江今蘓州也

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臨曲

江之陰州即長安也按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

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

曲江翠幕排銀榜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

曲有弭節伍子之山今胥山在蘇州

澧水

酈道元水經曰澧水經南安縣又東與赤沙湖會湖

水通江南注澧水也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云寺門南開洞庭野殿角插入赤沙湖

橘洲

輿地志曰潭州橘洲在郡南對南津常看如在下及

至夏水懷山渚洲皆沒橘洲獨在故杜子美岳麓山

道林二寺行云橘洲田土仍膏腴然橘洲有二處其

一在龍陽子美之詩所本乃長沙之橘洲距州十里

衡山

東臯雜錄云余嘗至泰山見其峯巒巋然獨出而衡山七十二峯皆平謂之衡蓋取此說大誤晉天文志北斗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湖南衡山蓋上承玉衡分野以得名爾故荊州記云南岳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據離宮攝位火卿赤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陽故號南岳以此推之南岳當玉衡分野可知矣亦猶長沙婺女之類故今山下有銓德觀

五羊城

高適送柴司戶之嶺外詩云海對羊城濶山連象郡高按南部新書云吳脩為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画五仙人騎五色羊為瑞故廣南謂之五羊城又廣州記云六國時廣州屬楚高固為楚相五羊銜穀至其庭以為瑞因以五羊名其地又鄭熊撰番禺雜記云廣州昔有五仙騎羊而至遂名五羊新書與熊所記同惟廣州記為異當有辨其非是者

赤縣

史記騶衍著書曰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

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
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
乃所謂九州也晉書載記贊曰自西京殄覆九土分
崩赤縣成蛇豕之區紫宸遷鼉鼉之穴唐有赤尉謂
畿縣尉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山水鄣歌云聞君掃
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簡成華兩縣諸子詩云
赤縣官曹擁材傑橋陵詩居然赤縣立臺榭居茗亭

洞庭橋

世以韋蘓州詩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
以韋嘗守蘓遂謂太湖洞庭山產棋橋并以唐吳融

雖吳楚皆產相
橋然王維詩是
送人赴越韋蘇
俱身在金閶其
所咏相橋安得近
捨太湖之洞庭遠
及荆湘耶

序賦及王維送人赴越州詩風樵若耶路霜橋洞庭
秋蘇子美姑蘓詩洞庭棋熟客分金為據以洞庭湖
為非其實不然蓋洞庭見于吳楚皆產棋橋茅湖山
為異耳觀襄陽記李叔平臨終教其子曰龍陽洲裡
有千頭木奴及棋橋成歲得絹千疋審此則龍陽洲
正在洞庭矣又况晉張華詩云橋在湘水側非陋人
莫傳劉瑾棋賦云寄生于南楚謝惠連棋賦云傾子
節分湖之區徐陵詠棋詩云江潭間脩竹由古以來
洞庭湖之有橋舊矣故柳毅叩橋而書始傳至若洞
庭山之有橋不讀唐吳融序賦未必其名顯也

赤甲

杜子美卜居于赤甲故有赤甲詩卜居赤甲遷居新
又入宅詩云奔峭背赤甲又黃草詩云赤甲山下少
人稀又自瀘西移居東屯茅屋詩云白鹽危嶠北赤
甲古城東按荊州圖記云魚腹縣西北赤甲城東連
白帝城西臨大江然則赤甲蓋屬魚腹縣也

烏石岡拓岡鹽步門

烏石岡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與
外氏飲詩云不知烏石岡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又
遊草堂寺詩云烏石岡邊繚繞山紫荆細選水雲間

又雜咏云烏石岡頭躑躅紅江邊柳色漲春風吳氏
所居又有拓岡拓岡故多辛夷荆公詩云拓岡西路
花如雪回首春風最可憐又寄止之詩云試問春風
何處好辛夷如雪拓岡西又贈黃吉父云拓岡西路
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亦見舊時紅躑躅為言春
至每傷心又送吳彥圻詩云拓岡定有辛夷發亦見
東風使我知鹽步門乃撫州郡城之水門卸鹽之地
公舊居在焉今為祠堂公有詩云曲城丘墓心空折
鹽步庭幃眼欲穿皆紀實也故烏石岡拓岡鹽步門
其名至今猶存韓子蒼寄居臨川送鄉人陳亨仲詩

云兒童共戲苦益岸老大相逢烏石岡

睢陽

宋時應天府南京
即今歸德府非明
之南京應天府

應天府南京睢陽舊地也近世皆以睢為趙音非也
按左傳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云宋梁國
睢陽縣又昭公二十一年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
注梁國睢陽縣有鴻口亭又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
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註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
梁譙沛彭城縣入泗以上三處陸德明皆音雖

武林山

李翱來南錄云元和四年二月戊子至杭州己丑如

武陵之山臨曲波觀輪奐注曰即靈隱天竺寺予按
杭州無武陵山當是筆誤恐是林字晉書地理志吳
郡錢塘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當是時錢塘屬吳郡又見前漢地

理志顏師古注

雲夢

沈存中筆談曰舊尚書雲夢土作又本朝太宗時得
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又詔改禹貢從古本按孔安
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
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
郢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後涉江入于

雲遂奔鄖，則今之安州陸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江南為夢江北為雲余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上游水出稍高故雲方土而夢已作矣此古本之為允也以上皆筆談所記余按寰宇記曰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北其水中平土

丘半出寰宇記本樂史所撰史太宗時人則沈郭未嘗見寰宇記也然沈辨未得其詳且周禮荊州云其澤數曰雲夢鄭康成注云雲夢在華容禹貢云雲土夢作又昭公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又定四年楚子入睢濟江入于雲中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也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可獨稱雲稱夢耶道元水經注謂自江陵東界為雲夢北為雲夢之數亦不明指一

處亦不可專以夢在江南雲在江北

紀南城

王觀國學林新編論楚都郢曰史記周成王封熊繹于荊蠻為楚子居丹陽楚文王自丹陽徙郢楚頃襄王自郢徙陳楚考烈王自陳徙壽春命曰郢楚既徙而猶命曰郢亦猶南朝蕭氏出于蘭陵而其後又初南蘭陵各貴其所自出也今之郢州乃楚之楚別邑號郢亭非建都之郢以上皆王說予按杜佑通典云壽春郡羅城即考烈王所築秦滅楚虜王負芻其地為九江郡又云江陵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縣

今縣界有故郢城有枝回洲有夏水口左傳所云沈尹戌奔命于夏汭也有荒谷即莫敖所繕荒谷西北有野父城又有紀南城楚渚宮漢津鄉故城在今縣東也又按酈道元水經注曰楚之先僻處荆山後遷紀郢即紀南城也十道志曰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城入赤湖郢城遂破杜預左傳注曰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故楚國也然則王觀國雖知今之郢州非楚都之郢而尚未知定處也今以諸書參考即江陵之紀南城是也筆談亦以謂楚都南郢

藝文類聚載幽明錄曰巴丘縣自金岡以上二十里
有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于
此潭獲一金鎖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聲奔壯釣
人波駭牛因勇躍而還潭鎖將盡釣人以刀所得數
尺潭瀨因此取名予按巴丘縣以巴山得名縣有巴
山故也巴丘晉廬陵郡改置巴山郡隋以來稱崇仁
以鄉得名今撫州崇仁縣是也予世家巴丘考黃金
瀨在邑之東二十里其名迄今尚存其上有陂亦謂
之黃金陂然鄉人皆莫知其得名之始第金岡止謂
之岡頭

開封

京師開封縣其城本鄭莊公所築昔衛之水有沒沒
之地有儀封人掌儀北之封疆鄭人得而城焉以為
開封此其始也高帝紀秦二世三年酈商為將，陳
留兵與偕攻開封未拔

金隄

金隄在今東京酸棗縣按漢溝洫志漢興三十有九
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
之注金隄河隄也在東郡白馬界

陳橋距舊城二十里即古之板橋太祖北征次陳橋
軍士擁戴即其地也白居易板橋路詩曰梁苑城西
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若為此路應重過十五年
前舊板橋曾共玉顏橋上別不知消息到今朝李義
山板橋曉別云回望高城落曉河長亭窻戶壓微波
水仙欲上鯉魚去一夜芙蓉紅淚多王荊公陳橋詩
云走馬黃昏渡河水夜爭歸路春風裡指點韋城太
白高投鞭日午陳橋市場楊柳初回陌上塵胭脂洗出
杏花勻紛：塞路堪追惜失却新年一半春

西塞

張志和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按
武昌記云西陵縣對黃公九磯謂之西塞

閩江南臺

閩中記晉郭璞遷城時言南臺沙合必出宰輔元和
中閩人潘有實為省郎自負王佐之才每遇鄉人必
問南臺江可褰裳過否或云未則色不悅迨章郇公
入樞府之明年沙始交遂大拜尋而吳丞相育曾侍
中公亮陳丞相升之吳樞密充皆相繼輔弼惟曾公
泉人也他皆建人吳章又皆浦城人其後如章子厚
諸公繼踵而起盛哉南臺今屬福州故宋景文公撰

章邯公墓志亦云閩江南臺古傳沙合者出相比年
遂墳為洲蓋名世賚弼殆天啟然或云福州無預建
州殊不知閩中記云南臺者在閩縣南五里江畔有
越王釣龍臺故曰南臺其源出于建溪東流四百里
至臺又東南流三十里與東西峽江合流入海

北苑茶

丁晉公有北苑茶錄三卷世多指建州茶焙為北苑
故姚寬叢語謂建州龍焙面北遂謂之北苑此說非
也以予觀之宮苑非人主不可稱何以言之按建茶
供御自江南李氏始故楊文公談苑云建州陸羽茶

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徃徃得之其
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
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
斤迄今歲出三十餘萬斤以文公之考信之其曰京
挺的乳則茶以京挺為名又稱北苑亦以供奉得名
可知矣李氏都建翻其苑在北故傳記稱北苑水心
有清輝殿張洎為清輝殿學士別置一殿于內謂之
澄心堂故李氏有澄心堂紙其曰北苑茶者是猶澄
心堂紙耳李氏集有翰林學士陳喬作北苑侍宴賦
詩序曰北苑皇居之勝槩也掩映丹闕縈迴綠波珍

禽異獸充其中修竹茂林森其後北山蒼翠遙臨複
道之陰南內深嚴近在帷宮之外陋周王之平圃小
漢武之上林云而李氏亦有御製北苑侍宴賦詩序
其畧云偷閒養高亦有所城之北有故苑焉遇林
因數未媿于離宮均樂同歡尚慚于靈沼云云以二
序觀之固知李氏有北苑而建州造挺茶又始之因
此取名無可疑者

琵琶洲

饒州餘干水口有洲其形如琵琶謂之琵琶洲有亭
在岸謂之琵琶亭過客留詩非一人也予按洽聞記

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飢殺人不可勝數孫權使趙達
占之曰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_突脚而愈今
餘干水口常暴起一洲形如鼈食彼郡風氣可祠而
拯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故老傳云飢遂止
其洲在饒州餘干縣予乃知洲形如鼈轉以為琵琶
蓋肇于吳也

脩水

脩水在分寧縣北東南經縣治又經武寧縣東北流
六百里至海昏又東流一百里入彭蠡湖世傳郭璞
記曰有魚名脩有水名滂天下大亂此地無憂言可

避亂也予按陰陽書云水宜東流蓋巽居東方其次則北東北日乃艮方耳所以分寧雖深僻險絕然代出偉人至若贛水皆西流所以自南朝以至今日人物殊少然則璞記脩字從水何耶按史記徐廣以滄音先糾反或恐通用

利夔路置帥維蜀之險

熙寧九年原州臨涇縣今鮮于師中言蜀有劍門棧道之險瞿塘三峽之隘今朝庭命帥舉利益二路以付之萬一中國多事姦雄恃險無以分制乞于利夔兩路置帥以維西蜀之勢于是詔自今中書選官知

興元府樞密院選官知夔州

慨口

豫江大江之口距海昏縣十三里地名慨口今往來者不究其義以海口稱之如云江海之口也予按豫章記曰海昏侯國在昌邑今建昌縣城東三十里縣列江邊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園流望輒憤慨而還故謂之慨口

五松山

李太白詩爾無回舞袖拂盡五松山按五松山在今池州銅陵縣山有寶雲寺舊曰五松院南唐江延義

有記

閣皂山

玉堂閑話云南中有閣皂山山形如閣山色如皂故號閣皂山乃葛仙翁得道之所七十二福地予按陶弼詩云萬仞天然閨閣形陰不似衆山青洪駒父詩云爰有福地直斗牛厥名閣皂形色收蓋以閣蓋所謂形色而言也今屬臨江軍為福地之一

天姥山

會稽剡縣自晉宋以來人始稱傳故沃州天姥號稱山水奇絕處自異僧帛道猷來自西天竺賦詩云連

峰數十里脩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其後走道林之徒相繼而居凡十八僧而名流如戴逵王羲之者又十八人大槩白樂天記之為詳蓋道經云兩火一刀可以逃以其名山之多可以避世故晉宋之世隱逸之士為多亦為陽明洞天也西火一刀

蓬萊何似水晶宮

東坡謂驪山温湯以妃子之故後世恥言之予以是知物之輕重顯晦必以其人也李太白以青陽九子山為九華山以武昌南湖為郎官湖元微之在越州賦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其後州

治有閣名蓬萊楊藻公守湖州賦詩云溪上玉樓
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其後遂以湖州為水晶宮古
今皆因之由是言之豈不以人哉范文正守越滕元
發守湖滕寄詩云江山千里接仁風都在東南秀氣
中為問玉皇香案吏蓬萊何似水晶宮

弋陽縣山

信州弋陽縣距縣三十里有山亭聳立如几如笏
李翱來南錄云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恠峯直聳似
華山君字悞也按通典弋陽縣舊葛溪縣隋改為弋
陽有弋水

唐宋三河改隸

三河者河東河內河南也貨殖傳曰唐人都河東商
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
王者所更居也李唐以蒲州為河東郡河東縣為理
所漢蒲坂縣本朝隸陝西路為河中府河東郡李唐
以懷州為河內郡河內縣為理所漢野王縣本朝隸
河北西路為懷州河內郡李唐以洛州為河南府河
南縣為理所古邙鄴地本朝隸西京為河南府河南
郡蓋本朝建都汴州所以與唐屏翰不同故三河亦
從而改隸

梁園

詩事錄云近世武人如節度使柴宗慶作詩云曾觀
大海難為水除却梁園總是村梁園戰國時魏惠王
徙治大梁即其地今京師之東城是也予以為非是
汴州與宋州接境漢梁孝王有兔園平臺鴈鷺池在
焉故梁園之稱以此

白礬樓

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礬樓或者以
為樓主之姓非也本商賈礬礬于此後為酒樓本名
白礬樓

兩蘭溪縣

蘭溪在唐為兩縣名一屬蘄州沛水改為蘭溪一屬
婺州杜牧之詩蘭溪春盡水泱泱蓋蘄州之蘭溪也

水中高土名曰洲

杜守黃州作此詩黃承蘭溪下流故耳
或曰洲疇也疇其土而生之也予按說文曰堯遭洪
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洲所以今之近水之灘岸
皆曰洲

魯濬其基

洪州東湖提持院之側有一舊墳極高大無銘誌無

敢樵採者好者以巨碑鐫徑尺字曰嗚呼有魯澹
墓子羽之墓于汴州記及九域志開封有澹墓子
羽墓其廟亦存以理推之或可信焉蓋子羽魯人去
梁宋不遠若洪州之墓恐失于稽考也

爛柯山

李宗諤云連州爛柯亭在州治之西四里古有樵者

觀圍奕棋不去至斧柯爛于腰間即此地也乃知觀

棋爛柯不止衢州

姑射山

新唐書地理志姑射山實圍音訓云一名平山又名

亦壺口山射音亦予按列子莊子音釋射皆音夜不音

連州以小名

劉禹錫云連之為州以小得名蓋未指其所出按州
西南百五十里有黃連嶺隋文帝取以名州今連州
所纂湟川集不載所始止云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
連州蓋亦不善考者也

西至灤河縣

寶華新唐書音訓本紀灤河云灤力官切灤水出奚
國都山諸書山海經並無此字唯見于切韻天忠義

列傳灤河云首樂今大遼平州東臨灤河是也予按
北鄙須知大遼有灤州西至燕京五百里有灤河縣
西至灤州四十里平州西至燕京八百里以此見灤

河縣在平州之西竇以為在東非也

世纂室不遠故山云魯左傳四五年蕭麥並
西南百五十里齊黃連黃連文亦類以公州於魯

能改齊漫錄卷第八



